淮海集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

卷第一

浮山堰賦 并引
寄老庵賦
歎二鶴賦
和淵明歸去來辭
卷第二 古詩
泊吳興西觀音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寄曾逢原
三老堂
黃穗賦 子瞻詩附
湯泉賦 子瞻改定
郭子儀單騎見虜

送僧歸遂州
觀易元吉猿圖歌
苔朱廣微
和王通叟琵琶夢
漫郎
田居
次韻徐仲車見寄
卷第三 古詩
春日雜興
和虛飄飄 子瞻參寄直廬詩附
和華老題扁 子瞻參寄詩附
和游金山 子由子瞻詩附
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賦得深字 子瞻詩附
卷第四 古詩
寄陳季常
同子瞻賦游惠山 子瞻參寄詩附
馬上口占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子瞻子由參寄詩附
送少章弟赴仁和簿
卷第五 古詩
贈蹇法師
南京妙舉寺
送劉貢父舍人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司馬選
夜坐懷華老司諫
送僧歸保寧
醫者
記夢荅劉全美
荅題傳欽之草堂
次韻邢敦夫秋懷
別子瞻學士 子瞻詩附
送李端叔從辟丁山

送裴仲謨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以爲不可 云云
次韻夏侯太沖
題驟馬圖
和王忠玉提刑
送蔡子駿用蔡子駿韻
飲酒詩
和裴仲謨放兔行
題雙松寄陳季常
和東坡紅鞓帶
題揚康功醉道士石
和裴仲謨摘山鬚行
第六古詩
寄題舊齋用孫子甯韻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反切
精思
偶戲
正仲在永生日
贈女冠楊師
病大
和子瞻雙石
雷陽書事
次韻曾存之論所藏
次韻蔡天啓寄題順興
寄善善法師
送楊康功
次韻黃魯直贈秦少章
次韻蔡天啓病中見寄
與子瞻蔡天啓論得浪字
裴仲謨詩 卷三 七言 七言律詩
裴仲謨詩 卷三 七言 七言律詩
裴仲謨詩 卷三 七言 七言律詩

德清道中懷寄子駿
雙清子與子駿生日
華老春晴
次韻華老初至湯泉 華老詩附
過六合水亭懷裴禕李次韻三首
睡起
對淮南諸獄二首
懷孫子實
次韻答兼元
次韻秋夜寒房
次韻答兼元章
次韻顧叔蘭郊舍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其叟
次韻上清宮
次韻酬陳傳道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其叟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駕幸太學
題樂亭三首
題湧泉二首
流觴亭二首
游龍瑞宮次程公韻
題王欽之自圓庵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足軒二首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懷李公擇次韻三首
題王欽之自圓庵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潁
寄李端叔
寄題盧君斗齋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
寄孫莘老
寄李公擇
寄題盧君斗齋
次韻周開祖

次韻子由九曲池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平山堂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蜀井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摘星亭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光化塔 子由詩附
資字曇賁出寶覺大師子詩
遊鑑湖
謁禹廟
蓬萊閣 程詩附
和游龍洞寄孫傳師 唱首寥詩
中秋口號
別程公闢 程次韻附
卷第九 律詩 七言
題之禪老許草庵見處
再用韻 參寥詩附
子瞻欲使高麗不行
送將顯叔帥熙河二首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

上巳日詔賜宴集二首
次韻羅正之惠紈扇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寄題新息主令藏春塢
慶張君俞得子
次韻王仲至侍郎
寄題澄碧軒
寄張文潛
次韻阿守登樓眺望二首
寄錢節
贈劉景文四首
次韻裴君上高亭二首
蒼龍溪之
蒼嶺存之
答襲仲謨
春日富直懷參寥
次韻裴仲謨留題二首
答閻求仁謝參寥書
訪於墳所

次前韻劉孟璉來小軒別
次韻宋復古詩大雅堂食館中
與卿恒思沫林君舉過李端叔
和程給事賀開泰化寺之什
耳賦流觴亭
會蓬萊閣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寄少儀弟

送林次中奉使契丹二首
卷第十絕句
寄孫傳師著作
戲雲龍山人二首
照閣
睡足齋寄震鼎二弟
次韻參寥見別
春日五首
次韻子由召伯埜見別三首 子由詩附
秋日三首
還自廣陵四首
次韻宋復中題李侯檀藥亭
元日立春三首

次韻劉孟璉來小軒別
次韻宋復古詩大雅堂食館中
與卿恒思沫林君舉過李端叔
和程給事賀開泰化寺之什
耳賦流觴亭
會蓬萊閣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寄少儀弟
送林次中奉使契丹二首
卷第十絕句
寄孫傳師著作
戲雲龍山人二首
照閣
睡足齋寄震鼎二弟
次韻參寥見別
春日五首
次韻子由召伯埜見別三首 子由詩附
秋日三首
還自廣陵四首
次韻宋復中題李侯檀藥亭
元日立春三首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錢穆父詩附
謝錢尚書和詩送米 錢穆父送米荅詩附
擬題織錦圖 古詩附
次韻蔡子駿瓊花
卷十三 絕句
三月晦日偶題
晚出左掖
別牛司理
處州水南庵三絕
題郴陽道中古寺壁三絕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送酒與泗州張守
又送別牛司理
和工部侍郎新章
贈黃省馬上有懷薛肅叔 唱首詩附
題金華山寺壁
元祐三年召至京師 客舍道士以假山石盆
與國浴室院獨坐時見子湛就試未出
題趙園練畫江干晚景四絕
夢中得此
題務中壁間
留別平閶黎
卷第十二 進策
序篇
主術
治勢下
寧浦書室
題法海亭 閣黎
國論
治勢上

卷第十三 進策
安都
任臣下
朋黨下
卷第十四 進策
人材
法律下
論議下
卷第十五 進策
官制上
財用上
卷第十六 進策
將帥
辯士
卷第十七 進策
兵法
盜賊中
邊防上
卷第十八 進策
邊防下
財用下
卷第十六 進策
將帥
辯士
卷第十七 進策
兵法
盜賊中
邊防上
卷第十八 進策
邊防下
任臣上
朋黨上
法律上
論議上
官制下
奇兵
謀主
盜賊上
盜賊下
邊防中

卷第十九 進論

鼂錯 韋元成

石慶 張安世

卷第二十 進論

李陵 司馬遷

李固 陳寔

卷第二十一 進論

袁紹 魯肅

諸葛亮 臧洪

王導 崔浩

卷第二十二 進論

王儉 韓愈

李泌 白敏中

李訓 王朴

卷第二十三 論

擬 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變化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卷第二十四 傳

潛氣傳

陳倩傳
魏景傳
心說
十三經合義
卷第二十六表
賀紳成節表
代賀天皇天后生辰表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皇太子起居表
代賀皇太子加元服表
代賀皇太子納妃表
代賀皇太子冊妃表
代賀皇太子納良娣表
代賀皇太子冊良娣表
代賀皇太子納孺人表
代賀皇太子冊孺人表
代賀皇太子納奉儀表
代賀皇太子冊奉儀表
代賀皇太子納奉儀表
代賀皇太子冊奉儀表
代賀皇太子納奉儀表
代賀皇太子冊奉儀

賀蘇禮部啓
賀中書蘇舍人啓
謝程公闢啓
謝館職啓
賀崔學士啓
代賀呂司空啓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二十九啓
代賀王左丞啓
代賀胡右丞啓
代賀京西運判啓
賀京西運使啓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代賀蔡相公啓
代賀司馬相公啓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代賀錢學士啓
代賀提刑啓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代回呂吏部啓
代謝中書舍人啓
代賀運使啓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宇啓
謝胡晉侯啓
代參寥與鍾公貫啓

卷第三十 簡
與蘇先生簡
答傅彬老簡
與孫莘老簡
與邵彥瞻簡
與蘇子由著作簡
與黃魯直簡
與李德叟簡
與蘇黃州簡

與李樂天簡
卷第三十一 文
謁先師文
祭馬通議文
遣瘧鬼文
謁宣聖文
告李大尉文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謁城隍文
謝晴文
祈晴文
韋鎛文
祭洞庭文
告狄梁公文
祭勾芒神文
謁嶽廟文
祈晴文

卷第三十二 文跡
謝雨文
赦後省賽文
祭韓康公文
登第後酧謝青詞
正賜庫功德疏
蔡州進生辰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乾明開堂疏
獲賊祭廟文
祭歐陽夫人文
祭酺神文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二道
神宗功德疏
寶林開堂疏
醴泉開堂疏
卷第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
葛宣德墓銘
虞氏墓銘
掩關銘
穎師研銘
卷第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南都法寶一長老真贊
建隆慶和尚真贊
書輞川圖後
慶禪師塔銘
徐氏墓銘
李氏墓銘
盧州任使君墓表
劉氏研銘
李潭漢馬圖贊
書王蠋後事
高無悔跋尾
裴秀才跋尾
卷三十五 跋
錄壯懸劉公遺事
法帖通解序 漢章帝書 史籀李斯書 倉頡書 仲尼書 鍾繇書 懷素書
書晉賢圖後
卷三十六 狀
書蘭亭敘後
鮮于子駿行狀
徐主簿行狀
蔡氏行狀
圓通禪師行狀
錄寶林事實
代蔡州進銀絹狀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代薦蔡奉議狀
卷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謝王學士書
謝曾子開書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與鮮于學士書
題書
卷第三十八 註
書手詔記
五百羅漢記
井記
閒軒記
祖氏先塋芝記
蔡州勅書獎諭記
雜君生祠記
龍井題名記 子瞻跋尾附
一室記
雪齋記

游湯泉記
卷第三十九 序
會稽唱和詩序
逆旅詩序
俞紫芝字序
曹娥碑序
揚州集序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王定國注論語序
送馮梓州序
集錄圖序
送錢秀才序
卷第四十 哀挽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陳承事挽詞

永壽縣君挽詞
蔡氏哀詞
中書侍郎挽詞
東平夫人挽章
孫莘老挽詞
滕達道挽詞二首
曾子固哀詞
時宜義挽詞
呂與叔挽詞
開封李公挽章
陳用之挽詞
自作挽詞

淮海集卷第一

秦觀 少游

浮山堰賦 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左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哉

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
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繫四瀆之並醲兮寔脉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淹漫兮自
桐柏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騖兮拉泗沂而左奔走獰雷
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眾北之
災意粵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
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蒸會於中央捷
竹笆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豪九里以中峙兮
截萬派之奔茫大隄乾乎如墉兮杞柳蒲兮芘桑成行展源
深而文永兮雖鼈否而必通倏鯨吼

而虺虎蛟冤而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逝其焉
歸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遒驌驦而虎
脊負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遂兮或
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以當車兮飛衛銜石而填海慚
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
議夫無窮將蕞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
材囚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勤皇寇實大川
屯精氣祓興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根潮波復蓄肇

黃樓賦 并引

丙要藤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之勝故以名之蓋戊己屬於中央而其色黃也樓之瑰麗旣可以觀望而其高度又洞達而無壅以橫出可以遺溺而不御可以盛飲食而不潔可以安燕寢而不宜蚊蚋旁奉岡陵奮其攫擊可以盡山谷森其時春覽形勢之四變可以識諸雄之所存意其作以遺後可慰平自之憂勤懼大河之初決可以東下可以絕馬而爭前衆固出而御人者可以見我我孤城不全倫刻以來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之勝故以名之蓋戊己屬於中央而其色黃也樓之瑰麗旣可以觀望而其高度又洞達而無壅以橫出可以遺溺而不御可以盛飲食而不潔可以安燕寢而不宜蚊蚋旁奉岡陵奮其攫擊可以盡山谷森其時春覽形勢之四變可以識諸雄之所存意其作以遺後可慰平自之憂勤懼大河之初決可以東下可以絕馬而爭前衆固出而御人者可以見我我孤城不全倫刻以

羞慮異日之或然可復厭之以茲遇客時不可以驟得可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可又何必乎故立館酒醪以爲壽可旅觴以爲儀儻盧胡以待例笑言樂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可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可綴明月而成詞憲夔故之相詭可酒傳嘉之更酬昔何負而遑遽可今何服而遨嬉豈遺物之莫收元之自貽悲詩逸之不羈二拉之能爲趣哲人之知其故可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可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可服余佩之煜煌從公游樓可聊裴回以徜徉于瞻謝詩云太虛以黃樓賦見壽作詩嘉謝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

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餘句萬景磷莫隨夫子倘何妙雨電散雷椎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磐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幕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寄老庵賦

予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茅草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予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搉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峰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却顧項王之亭龍盤呀其旁出江漫漫而祖征東則憲濟真相二剎相望鑿戺寢中開四注檐廡

從遊子於焉相羊沉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嵩三井天出幽棲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舸上庇有室解衣入遊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源之所集會魚鼈之所充斥菱蒲葦毛髮之富被及舜區其入居也則閉關却掃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杳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先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年乞身天子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

舜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優而從之矣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峰負深谷分坪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涌雲注玉簿焉虎鬚洑焉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洑洑泊泊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變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沉魄陰儥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艽不冰旱焦山艽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遽潰筋浮血欣瀕汩之暫游悅凶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羽必沈火井萍陽爛石灼滋冗神濮以流焦溪乏餘酒蠱所發膠鹽是滋啜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烟菲掩褥王孫鳥集之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

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
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
游與太虛之所賦所謂
之所見鳳翔之駱谷与渝
山之中山野僧人之所浴塵
之衝華堂玉斧獨為勝絕
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嘯
今惠渚之泉獨為三子者
為當塗者所涸而為高人
或曰明皇之景楊李祿山
僻陋之蘇亦非泉所病也
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

月五
日

歎二鸛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鸛焉

傷弗能飛翻雖雌雄之相
哀喉若對客而永嘆圃吏
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
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
悅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
則知使君之將至鸛之往
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
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濵夜
常願超搖而自得逮公之
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雖

階阨而遭麾惟主人之
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
野飲于清泠之淵隨林
九皐声聞于天若然者
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
馬雄趫方耨呼而兇胄諸
唐祚中微胡塵内侮承范陽
王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
汗未厭於寵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憧
憧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動屬我師之困
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仰所以徹禕
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鏑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
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驍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
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豭熊羆之

爲將之良敢忘伐者非用兵之主況德善之有豸積宜福
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
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
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
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外況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
籍肇門賜金雖盡給札尚存愧此散木經爲犧尊曩曩
論之云興雷霆發平威顏淮南謫於天庶予小子其何
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閑化蓬鬻之有日詎國

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秦騙而必敗兵不戢則
將焚惟有明信乃成我勳生蒼世是而歸歸靈夏
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動也受侵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昌焉鋒鏑之交下遽
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感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
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
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爭變色戰復戰兮星動並如此
則雖驍雄而終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參南伐之師坐
投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剌者非

泊吳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闉閒然芙栖止亭山直穹窿碧水相依倚霸檣鬱眞海棕鮮蘞蘞廣除庭夏陰飛棟明朝晷洪光鳧鷖邊天色菰蒲裏緒風傳書斐雙月窺夜櫓滄雲彗曾空規荷鑑幽沚觴艘烟際下鐘磬林端起麥耳牙戲清深斂金樸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

三老堂　補少師張公　保趙公　遇議少

光之復觀忽大明之生東釋累因而北還曜天漢而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遥於圭竈內屏足於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告予以有年泰稷糜爾乎盈疇止有弊廬泛有扁舟濯子足兮寒泉振子衣兮古丘洞曾中之滯礙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桂棹俛仰無已時學觴自屬聊淹留波命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絶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酒掃從雅子而耘耔修杜康之餘法庶荷補由庚之古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淮海集卷第一

堂堂三元老業寖冠儔匹寨譯横秋霜高明塵朝日並
道謁温宣連科妝甲乙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駟解鞅
環堵安岸牘檀裘屈群英慴聲欸衆廢記出之至今領
麈地區吟逾蓬華出入雖異途歸潔固如一睠眄方内
遊靡紘訪閑逸雲壑慶安車風川駿飛鶴州聽笑塵外
珠玉在揮筆風標儻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異越人慕
繪賓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廱禮敘盛藹閣
高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翰煥
深至福復既所緩光華無終畢

送周翁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絳星錦抵掌麥芽穎青
春抱脩能脫略無范蔡晚營三徑資百里聊束帶偏舟
歲欲徂古刹夜仍艾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
薄起踈籟衆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久霏即事
遠興託撫已幽思微超搖弄柔翰徙倚紵金徽美人邈
雲眇志願固有違丹青儻不逾與子同棠衣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虚明戒珠炯圓彩飄

零鄉縣異腕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煙靄

司馬遷 分韻得靄字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無寧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玉獲高才忽小疵難用 用情度譬彼海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踈略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蒼天老木相撐拄欹空怪石銜青滑兩猱上下一旁掛閒袁熙舊物蓄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無聲杜宇相因依長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嚼令呂春嬉

金錢百萬酒千鴟荊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畫爲重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櫳烱烱明冬曦榛蕘羽革分豪釐殘編未終且歸讓歲暮有閒重借披

夜坐懷華老司諫 汝韻參寥

六合雲霽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漫不休青鬢素顏從此逝嗟子自少多遭迴氣血未衰心已艾新渡長淮霜入罾兩兩鸛禹穴鏖坐被日鑿一竅渾沌死風終波碎西歸路可無緣三閭道人三不對

答朱廣微

寅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
歎息清風久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崙日傾注
葱蘢曉景破新花蹭蹬老拳搞脫覺動事左竟何成
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驕星沒滄海頭強學禪那慰逢喜
昨夜燈花吐金粟曉來鯉魚得尺素笑我猶徘吳楚間
經卷酒巵隨所遇人生注意十八九月得解頻能幾度
著書準易空自疲服藥求仙良亦誤北風老泉無能爲
行看黃鸝語飛棨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盡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亭

水光四合無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詩有海鳥相因依
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沼
天然不受繩墨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視飛鳥
冠切雲兮佩玉難上人頃之復盡却歸湖上山伊余欲
行挽秋風入劉溪爲君先酹應緣聊入人間世

和王通叟琵琶夢

鸕鷀鳴時衆芳歇華堂夢斷音容絶風驚玉露不成圓
一夜芙蕖泣秋月金紋捍面紫檀槽曾抱花前送酒觴
度郎江令貴珠璧小研紅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今人瘦

忽看奚雛曾鄉綬楚水悠悠更不西上天破鑑空依書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衛勝復存是爲萬物疾病原寥寥空陂遊冤魂誨此法術成軒轅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宿不可捫時遷聖徂遂幽昏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繫期明論世無妙質乾與言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 分韻得桃字

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已與聲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憂猶忉忉

百與一陽易五穀三十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殺行倪首亦意追風騷字偕華星章對月滿洩元氣炳猗玕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絛紅顏白骨付清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龐巖遠遁逃

記夢答劉金吾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闉登古原草木榮天帶流水千夫荷鋪開久嬪前有一人狀瑰偉玄冠長跪奠酒觴云是劉郎字人美馬鳴車響斷還遂續人生鬼與明秋色裏既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翻江如洗

士種菱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右以寺全美聲名海縣聞
閉戶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下吹簫聊爾耳
洗眼看君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

田居四首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潘黍呼兒隨掩門
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灌菑畬穫野芳簪髮根露色
披雲霄春空正鮮繁辛夷茂橫阜錦雉婚空園少壯已
雲趨伶俜尚鴟蹲解蟹黃經雨潤野馬從風犇村落次第
集禍賊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入夏柔柘稠陰陰翳墟落新麥已登場餘蚕簇二箔隆
曦破層陰霽景謁牧遠磬雊鴝鵒鳴水漫魚知樂羸老猷煩歇
鳥更鳴水漫魚知樂羸老猷煩歇解衣曼槃磵蔭樹濯
涼飈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于男耘有託倒筒備青
錢鹽茗恐垂暮明月輸組鄰兒叩柴城郭
昔我薄青秧廉纖晨梅雨及茲敏成穗已復頹星暑逢
暮易昏晨播落多加村村迴少過從宅來旋炊黍興發
即丈芳人足一趾斤蓑衣涉淺灣矯首沒孤羽簌祠土
詎期墅壝鵒雞雜雉知隨收事關楷田疇晉晉沒平蕪催科妻孥
曝冬百草枯鄰曲富休暇士井時一汲柴車夕傴雄鳥塞

寥場圃空跕跕烏鳶下孤榜傍檣塘喧春起旁舍田家
重農隙翁嫗相邀逐班坐釃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
旨蓄竹筍羞雞肴飲酣爭獻酬語闌或悲咤悠悠燈火
暗剡剡風颸射客散靜紫門星蟾耿寒夜

寄題傳欽之草堂

河陽有狀流經營太行根盛德不終晦發爲清濟源斯
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奔脩竹
帶藩籬百禽鳴朝暾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
之老賓惟商巖孫班行昔供奉亟進逆耳言天子色爲
憂祥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渾出處士所重
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棄中乃與古人遇誠
當供洒掃匏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懷十首 以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爲韻

驅車陟高丘却望大梁城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
門壯下屬清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皇皇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僕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泓智海分言
各不相可往來劇綠琴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是耆齒中書門下賢難疏筆數如長淮初源可觴濫泚

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愴
渤海有巨鼇其顛冠嵯峩宿昔嘗小抃八紘相盪摩忽
遭龍伯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崑崙河
蝮蛇初赦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鄙在一作軀幹西
羌沙鹵地置戍或煩漢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筭
湯湯辟雝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三萬餘來
者轉相祖詞林日凋踈稍喜績溪令入校天祿書
匠氏構明堂百材入斧儻非豫章棟究長亦焉取英
英范與蘇登守營仲器識兼文武胡爲先一州不用作霖雨
標彼高句麗來脩裔夷職天都富如海勞汝送滄洄柚

艫尾相銜遠近困供億止沸當絶薪揚湯百無益
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爲之無斁
有仲舒錯或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梧桐
邢侯秋臥病揮毫見深衷賽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
爲兒女姿顏形四方風屬有山永念因之絲與桐

淮海集卷第二

秦觀 少游

春日雜興十首

飄忽星氣徂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簾幕窓池光染衣屢琴差花鳥期曽醫琴觴趣無事動幽尋感時遺近暮林馬首余車行行不周路

結髮謝外好聞說希前修緜緜挾江海志耻爲升斗謀歷難刻畫心貧多壯勇尤發輒背伊周解驂賑邦溝丹鉛貴永晷翹藻歐深懇登日鑒兼攄珠星絡梧楸派派渠

水駛霏霏花霧浮公子宴何許撫膺徒歎息
遭遭故邑井猗猗上官蘭不食自清潔莫服更幽閒志
士恥弱植卷跡甘飢寒佳晨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途
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暮衰馬詭得非所安蟬晏多
悰迫編樞勘憂患枉尋竟何補方內誠獨難
遯世士超然闕孤蹤被蘭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鍛吸
流灑朝琴庶青葱騎星友元氣巢許安可同悅眄區中
人飛塵集毛鋒問津或不窮從子游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綵抱影守單棲含睇理哀彈聲
意一何切所歡邈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旦微誠
浪自持嘉月忽復晏巧轉度虛嶠飛紅觸幽幔歲歲芳
草滋夜夜明星爛合并會有時索居不必歎
寢瘵倦文史駕言從遨嬉颸風舉遥淑規日麗清漪含
桃綵朱實杜若懷碧滋娉弱繁隋墮園圃文鮪馳明霞
廓遠矚哀禽攬離思縛草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閑絶
輪鞅重複多路歧信美難久佇歸歟從所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間豪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
金具飲啜一百金雇吹彈纖羅席當頭舞奏笙鮮粧

耀緑酒采繢生風瀾燈燭暗夜文士女紛相班戲娛勿
徂歌轉眄如飛翰疊疊貞孤願離離衡永歡山鳥覩茗
飲薺花笑蔬飧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歎嗽
嗽青嶂横洪洪春溜滿馬蹄交狄邪車轂錯平坦士女
竟芳辰禽魚蔭修竿依微認睇笑凌没見纖短俾吹歎
泯滅耽耽復空館靈物信所珍顧恨知音罕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
徂鷹化鳩地遷橘爲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一作常不死
藝籍潘祖龍斯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諸儒出相望楊

馬撰宏綱韓柳激頹瀾定安妙詘吟風槩亦超放王繩
滯華月艷艷青冥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兒曹獨
何事詆斤幾覆醬原心良自誣猥欲私所尚螳蜋拒飛
轍精衛填滇漲咄咄徒爾爲東海固無恙鵷鶵冒彫滅
黃口紛冗長投袂睇蒼霄茲懷誰與亮

和孫華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清輭
棹得佳觀湖天繞朱甍信美無與娛淵醪聊自傾北眺
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古邗溝滄波帶蕪城村墟翳
茅竹孤烟起晨喜籃輿聞鳥聲落客子念當行攬衣視日

景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華老詩准海無林丘暖

前千里平一渠開防潮物色故不清老僧喜穿葉北戶遥朱甍簇桔斗枸落簾幃河漠傾平湖杳無涯遠客心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蓉波生平有徽尚一舟聊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鬢剔澄明

可待齒牙露歸歟謝浮榮

鬱岡范平蘇州來賦詩句東

奧秋氣清結精擅空閑潮光

浮練甍維斗天司南其下百瀆傾貝宮產明月含澤通

梁淮海間風烟浸十城簫吹木浪並涉虎

感我來抄搖落霜清見魚行

懷人輟何時解衣繞廂榮

待雨開平洲水訏人思野

存高處故人獨未陳一觴

月生南望邪溝路去指鐵

龍城等簪下牧地江水供寒依晨

舊

意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

早為歸耕計免慙老僧榮

遠天四平晴日暉暉散晚

高連莽起望斗與牛淮海如

平生悠悠何所寓臺上多化城與其逐影死寧似不鳴

意咄哉應有止老矣將安行中庭桐子落丈室霜月明

趣意竟蕭條猶然笑安榮

所向殊未平舟行汗塘中頓失江湖清蛙聲亂僧嗚

吻啾市囂意同伯喈死苟

疑三生猶淹南斗墟終遠北斗城設我紫藕供報之白

華点三年猿鶴友萬里秦楚行秋風隴首

至落日淮南明寄言懷土士慎勿慕官榮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絮

聲乾葉下條雨中漁點沒流水風裏綠雲鋪遠雪虛飄

飄比時光影猶堅牢魯直到地

堂絲萬條風楼百尺行書絳霄虛飄飄虛飄飄書簽牌
比人生命猶堅牢
結網銀漢鵲成橋塵積雨梧葉捐飛風柳條露凝滴圖
見紅日星曳餘光横碧霄虛風颯比浮名利猶堅牢

和游金山和子由同人韻

江流會揚子洶洶東南務鷁海門畫前開金山屹中據
鍾食萬指金膾棲千柱夜庭游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
猿鳥亷嵐暗魚龍怒雲物横吾今濤波閱晨暮三州氣
色來上下端倪露僊哉元暑閒此勝知誰聚念昔憩精
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羹甌芋妙與入茗藤
真境在吾儕別來星暑換寤寐經從處忽家珠壁報
興雲變遇幽光洞千肺華氣森屋戸區中多滯念方外

了

餞奇趣亭語山同人泠然行復御 陪彦瞻遊盡山子由
詩楊州望金山

孤高二千尺僧居厭山小面面
壓江潮白清風飲霧霧曉日照
金碧宜侵魚龍居似有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白
惜風吹度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笋蕨飽我腹
平生足放衍壯觀此云
南遮隱見遥與此山足
日已暮正值江月黑檣相
時罷登覽不可失子
章有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以一首子瞻
蓬萊三神山横絶巨鰲背鰲負海水動一峰共所在飛
來大江心盤礴幾千載化為鮮朱貝風苔
愛山水江湖不暫忘君恩前臨仙人居維揚隱然樓
絶境旦旦過相望不意二君子神遊發不歸淵源悵幕府客歸時
梯閣視瞰滇滇潮來隱天水并坐恐星斗瀉使君何
登撤遂下上更深月正中山明奇觀象晦冥雨空形
勢三州壯融結既難窮高遠卻子
雅趣尚奇觀攜壺遵幽
方丈單景趣言歸侵星

寄陳季常

三鈎五十犖始具任公釣揭竿趣灌瀆與爾不同調先生本西蜀俠氣見英妙哀憐世間兒細黠似黃鸝侍童雙擢玉驌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平生攜手好十七登廊廟小生相吏耶徒枉尺書召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蘇幅巾對沉燎泠泠屋外泉元元原頭燒欲知山中樂萬古高同一笑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差水石瘦宵寇房櫳深清磬發踈箔妙香橫素襟復登窶堵波環回矚歙盆儼雙溪貫城郭瞑色帶孤禽涼颸動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澹清漣牢愁洗芳斟揮筆訂佳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

皇明海圖書館藏

秦觀　少游

同子瞻賦游惠山三首　其一王武陵韻　其二賈舜卿韻　其三朱宿韻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曇癖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開林光消消續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毗悠哉身世忘

史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兼葭陋縹綺瓊琚新上干青磯磯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閱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複壑巘然閟深樾九龍吐清泠灑灑曾未絕墨

金馳千里真珠猶不滅況復從茶儻茲焉試癸丑岸中
塵懇消散策佳興發何以慰邀嬉操觚繼前轍子齋余昔
戴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一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漫浪
與高郵秦少游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陵實評泰
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
賦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漏闌
堂倚窺松桂影仰見鸛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
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我二三子飽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
泛舊迹歌小旻哀戰栗扶風子難與槩許鄰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
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脾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山空弄滅沒山未舍茲舊刹舟跨遷岸理策升虛堂眉層巒憑嬌矯如翔翔下瞰平田流潛然浮日光旁
舞劉筠洗兩聞清香陳階朝雨足庭無行人跡

馬上口占二首

向晨結束再長途利風刮面冰在鬚岡窮得水馬不進
霧暗失道人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鳴車
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縣增煩紆 含
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蕾猶含鬚回家往事游攜
追逐狐兔相號呼微莖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
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陌多迴紆

圖書館藏

別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鬱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
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
跌蕩三株詎可攀玉海千尋莫測一時刷風動遠情
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栢仍存雪後青
故人特即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驂鸞普漫漫
河東猶集鶺令纔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南能幾人
學士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
有客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

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謂之古人吁莫測新詩
万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今未到空
草青青誰為他鄉各異縣天遠君來破吾願一開君
語識君心短李鬢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企真忽然一
鳴驚倒人從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詩新千金弊
帝鄉換我山中飢未決同歸我聊爾
耳君漫南三歲吾何求使君到後洲人憂君言
有客軒公侯扁舟相從古揚州置之匹馬恨无力千里
相志同異域新詩空使四座驚隱君未易凡人測使君
南歸元限情鴻飛攜書隨我庭此書兼置昔年客袖中
麗句淮山青老夫強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
豈不解人顧安得座右長君似謫仙人未幹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蓋新都城
酒貴誰當換塵埃怕面非良策歸來泗上正愚君莫待
黃花霜爛熳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為憐一樹傍寒溪

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
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
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
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
亂插繁華向晴昊參寥齋詩 朔風蕭蕭倒門前誰送一枝梅問訊山僧火病惱強將筆力為杏空自研腎蓋饞香無比寫麗句已輸何遜早碧桃丹詞驚電掃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為詩牽不惜山衣同藉草要須陶令插花歸醉臥春風輕軒昊于膽和少游詩 方振槁雪壓芳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為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二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界昊子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異朔風聲我聞獨寬懷豈不知凜冽爲自中山來端
叔天下士淹留寔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
莫妙時俠氣上參天軌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見
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髮聊以忘憂耳駿駿歲逝
中夜慕反側攬衣起成章贈當馬策

淮海集卷第四

秦觀　少游

贈蹇法師朔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儻聖游但未見衷識蹇師蜀方士鬼物充服役遠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死已論葛陂囚且釋是事何足云聊爾恤艱厄方從馬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得度世造化爲莫逆子亦江海人名官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君去蘇藿採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詘信實繫天下事念

昔元豐閒公初謫南
檢臣逐國老起相繼除
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
木入直春正麗同僚看
觀世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枘不量鑿交親指爲枉末
路辱公知賜出非所望相
雖奧區校官寔始張解
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倉黃萬里猶比
鄉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修好以爲常

南京妙峯亭 王勝之所作
錄子瞻時通判

王公嚴承明出守南
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報投
一何富玉梭金刀錯新牓揭十楹千載況遠託謁來訪
陳迹物色屬播落人煙隔鳧鴈田疇帶城郭紆葉隃風
滿砂碟卷飛籜書青陵上姿獨汝森自若人生如傳奕
得喪難前約金鏈初控願已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
鸞入階閣深徵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
鸞磅礴公乎數登覽行矣翔寒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莖紫煙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

景入妙解元氣含煙詞憐我騷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解
冠上纓一濯含風漪攜身列缺外倒影蛻蟬蟾
明珠望舒耿脩眉真游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謨

君才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夏成不見斧斤迹厚
為諸兄奉自奉頗云嗇三生陽元宗薄俗有慙色汝南
古佳郡月旦評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祭
參軍喜怒務頃刻正平竟獲免寔我文舉力念公多乖
鳴憂思如紡績恥為兒女仁到此淚橫臆熙朝大烹飪
君不家食朝為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

發鷰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遥聞連理松託根黃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
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滿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欲罷去之太
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龍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鑒裁實精詣磨
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喜動無失意古文
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
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吏腸車風俗弊太守前已

聞粟帛俄見賜奈何少年子輒效督郵事竟賢哲寡
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
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沖秀才

儒官飽閑散室若僧坊靜北窓腹便便支枕看斗柄豈
時得名酒亭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弄筆賦秋興焉知
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莊生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
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黃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鬥啾啾竟誰聞議
郎盛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
冷於水薑鹽量度朝曛閒蒙茸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
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一樽酒誰與通彭勤大梁多豪
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讀毛今白紛

題驟馬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森澤於髮鞍衔不施轡復脫
旁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
驟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絶塵入恍忽東門京繡文銷歇
曹朝丹青亦妙絶戲揮筆眼前咫尺萬里潛
王臺閶闔相因依嗟予龍媒空自奇豪俠日暮三十里

馬周逐風

和東城紅鞓帶

君不見相如容皃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數一朝奉指
使節乍驅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蕭灑寄食耕卜
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
飽經術期作詩中司御壺老披青衫要攀上馬不用
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恥將詩禮授豎豎知百年
事已定却笑刻仙形甚臞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
人叫呼想見紅圍照白髮頹然醉臥文君壚

和王忠王提刑

高峯倚其傍峯高氣尤清念昔秋登老從公華下行古
木上參天衆禽報新晴修竹蔭雲外轉梢葉風中零曛黑
陵谷水眇然古今情黎明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
吾土顧瞻懷楚萍美人天一方傷哉誰自成黃綬我聊
與白鷗公勿驚糟醨可餔啜古人忌偏醒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頹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
藤蔓纏身蘚封屐常隨白鶴飛飛在有衣冠同不朽
異物終爲賢俊得野老甲夫豈有華陰楊公香椎吏
一見遂作志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對之傾數斗

大夔之間無定論唐毋望夫天所誘穀城或與子房期
西域更為陳邦吼我疑黃冠反見琉若此堅頑定醒否
何當一笑凌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絶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卧龍一峯稱是奇
遠趾清漪如帶東鏡水春生鶚尾銜山日暮猿聲續
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寵辱我昔東游觀禹穴
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扑
僧坊畫壁閣幾徧神妙難忘獨金粟華胥夢斷已十年
又見春風煮粥苧羅若耶固依舊可憐雪月誰遣逐

故人淡泊出天性鷦鷯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窮虐
還向市門隱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

飲酒詩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眞虛空為消隕況乃百憂身惜
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雞蟲右蟹觴屬靈漢天生此神物為我洗憂患山
川同恍惚鳥獸共蕭散客至輒傾倒不容閒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彊嗽且復醒既
鑿渾沌氏遂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氏一作竅
雷觴淡如水經掌不濡脣爰有擾龍系為造英靈春英

靈韻甚高蕭蕭難為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艇齋 并序

李侍郎史領倅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彥良於陳留嘗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遠予賦為寄題一篇平生漁釣放浪江湖間元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亦有意左右羣書環有齋示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來釣名所得孔與顏不然如爾祖跨鶴出雲寰

和裴仲謨放兔行

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

哀草林兔兔何辜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惜所貴殷頭智捨期捷金遁倒柬無難已雖乘機者意頗塞仁言兔乎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憐并獄麓不如亟返月中宿休觀嚴并獄麓

和裴仲謨捕白鷳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鷳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溟渤藏山舟夜半輸有力庖厨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賦秋興自愛顏姑息聞諸古聖帝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蟲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鑒炯若鵠羽戢映梳漸蕭變化了無所以梵志云

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予明以鬼笑知客兒終
朝施犖詰我作自驩行西復寒生術

秦觀 少游

觀觀三弟作小室請書舍直名曰寄寂作此寄
之用孫子實韻三首

方田不逢掌識者未宜閔他時歲荏苒無虛稱士
掌當自量天道平如準汝見負叔山亟坐不前謹有琴
亦無絃何心尚求軫客來欲頹玉大白輒滿引官長既
客萬諸生亦時鞭一口吸西江玄戲君士蘊歲寒知蒼
松已慕識丹槿夢想八九綠森然羅玉筍 汝韻寄少游 薛宣欲更雲

李氏或招閔此分劑中秋萬物既收稱貴藥偶知名草
去非近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士生要洪毅天地

如蓋軫曠令鹽車驂并下知細引雖甘叶調飲聊寄新
盛曜誰能借前籌還婦用東蘊音閒調美佛味及盼
權豈真供王善
而素會彎箇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汯汯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都堤上十二亭
一一飛薦若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
玉觴嚴令肅衣冠金縷哀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
晉習援風吹鳥哢何處高帆落文鷁誰家駿馬嘶征轅
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
留守王公才望重留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
軍將軍公實祖祖刑三楹多伯仲承明嚴直出荊州

荊守此都行大用此都去元宵事迹化黃埃清泠文雅堪長慟舳艫銜尾車挂轡
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
亭下數崎淮海客末路逢公詩酒共一樽明日難重捧
豈恤官期後芒種令芋氣候頗云早天矯梅花春欲縱
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反初

昔年淮海來邂逅安期生記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
今緣未斷方外道難成一落世間網五十換嘉平夜參
半衣寬被衣漱旋橫琴當反初服仍先謝諸彭睎陵陽

之阿餉饑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與元氣并陟降三元
卢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績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宴
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寄華亭法惠精蟹 寄子瞻

鮮卿徑尺 辭園腾紫蟹脂填腹後春韋垂滑於
生杜薑芽肥勝肉鳧卵累累何足道飢螯殘赤時
淮南風俗事報鼈方法相傳爲旨蓄魚論詩醯醢
山蔬溪毛倒蒙録顧送行裒當擊鮮澤居看禮

精定

精恩洞元化白鳥舒高翼術仰凌倒景二道如

道頭表有狂帝降達堂金牀玉
二三子春游肯親飲我霞一杯並懷暖如春遂朝玉
虛上冠劒珮列真無端拜失儀放令自新雲霄難遽
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裒嗟我實何人

送揚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望滄洲長入夢廣
陵一都會廚酒萬斯甕歌鬬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
蘇臺節論藝縉紳共翻古美泉石汝可小嬉弄忽忽治
行塗章章列高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庸衆梅花發春
端石再日興勤公等行復反臺閣俟鑾鳳

偶戲失班龍坐謫崑崙帶陰嵐滃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
未穗盈車珠玉炯成林秉天飄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
四百門宮熊雲氣侵關然竹使符難矣暫是登臨君仙來
按行憐我久滯涇力請始亡免友室歲已深親朋喜我
來感歎或霑襟塵累君勿悲殊勝巢歙釜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滿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
便見水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閩甌無風萬壑松颼颼
夢雲之又孫佳句真堪傳仙人要接淸幷牛

西環十見天星周建標家正長福壽
正仲在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晉數十一葉椿萊人半齡汗
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之無分祿祥禮學趨庭妙賢
珠遺海高材刃發硎經史云閣秘屢書典瑣闥青雲筆開
范例綸言正緯經文昌頻曳覆京兆屢空圖遂超臺綱
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過諸夏從容聽武略聽電
文鋒燊斗星乞閒酣元酒分流下青冥騎引雙朱服腰
積萬寶釘明峯春草綠真源水上亭垂餘延壽客燈燭
水上亭垂餘延壽客燈燭夜冷冷散葉花間徑揸屋

武丁久聞虛樣席佇見返皇
鑾山魏然廟堂上永作甘霖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憊將何豹雖
人恩義易勿為升斗資龜鑑
豈得逞其尨庖在須斯糟糠
得寵青韁纏毛絲飼養候飢
飽動靜幕相隨胡去不終
婦妾逐在裘遲犬死不足道
贈女冠暢師
僮人前不腰如束一幅烏紗
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鬢雲鬟
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
和子瞻雙石
天鑱海濱石鬱若龜毛綠信爲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
巖下空洞鼎張彭耳腹雙峯照清漣春眉鏡中歷疑經
女媧鍊成入金華牧鑪熏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元物足
移人不必珠與玉道旁初無異羣將疑虎伏支機亦何
據但出君平卜奇礓入華林領都自追逐我願作陳郡
令吼震山谷一拳既在夢三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陁仙
人遺句曲惟詩落人間想像佛香郭遠

徐得之閑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喜落元其家論古歌劇走湖海
身勤事左無所遭緑水五校已暑膾黒衣三衛羞従旁
歸來故山便卜築脱靴鸞事輕鴻毛横前澗水漱玉
傍舍老櫪藏飛猱山蔬何用魂梁肉鶴望来必驗言兒
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雷陽書事

蛮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東帶巡祀務用史巫紛若絃
歌鬱栗奴王洽鵬酌呻吟殊未央更聞鵂鶹鳴
一簡一腰鼓鳴鼉甚悲涼借問此何為居人朝送瘟

執披莽蒼磨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放群此一丟尚應遠東門已如雲蚩
氓託絲布相就通殷勤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海康書事十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灘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能
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茄子無幾何黄稍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後菜畦
葉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鴨鵝何開汝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蔡柊終日數幾聞得遺音簫
春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元所得非慕林

為汗漫游八極一何迅渺渺東海水纍纍丘墳向來
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
宵間玄圃枕崑崙緇塵化人衣蒼蠅誰與捫
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莊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
虎傍天矯馬龜伏以翔朝元紫微上所覩浩難量
結萬珠參伍相焜煌花品不知數妙莫拆玄房宮殿隨
人身處處輒清涼危髻擢貞玉高謝人間粧二三古鬢
眉冠雲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
百毛發靈香

次韻荅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海山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
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飧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
非所望聊斟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玄談到義軒孰令
簪小史青蚨後昆匪惟以舊聞抵捂良可刋比枉病中
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亢坐一室閒晤對不知夕
歸途斗星斡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
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直如絃

送喬希聖

鸞翔逢萬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
回頭揔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

三千冠珮醉明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
但見荒家煙蕪迷又思原憲貧居魯門戶東西閉環堵
枝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胷襟輩堯禹如今寂寞已成塵
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間如此令人哀我
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
秋平野萬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宵宵天粘浪煙暢
暝鳥趁歸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此覺眾南北太史公
嘉靖謝安詩集詩集卷之

過撫州亦從夜泊留三日與子瞻聊一用沃軒韻

子瞻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白上白東南水送客今朝西
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知留
意擬看斜陽萬頃紅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風
二子俗詩老更窮人間無長物天教我輩一鱠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
盡日兩行擘岸風人笑午來
蜿蜒蹲長虹吳會稱勝觀
萬頃水月失堰岸倒景射遥山青螺點空半
清境劃若容冰泮安得
澤勝事鮮昏耳破浪湧長鬣排空度飛翰
九垓從公遊汗漫

滄海集卷第六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魚蟲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
芹堂深翠煙山疊亂青路迴逢短榜崖斷點孤網叢薄
開羅帳淪漪寫鏡屏踈籬窺竇寵支港泛篙警遠淑依
微見哀孫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宴宴旅思搔風
飾歸期數月冀何時燃蜜炬復聽閶前鈴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市花風起平堤漲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

大連鷹荒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煙浮 子由
春色微風靜關流勞生兩遣犢生計一扁舟
魚蟹封疆入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笙音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
漢撞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操履
森寒柏名聲耿夜蟾擊彈摩頂鷟健治劇礪鵶鵝銛使者旌
旆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鈐錦覆郎官
被形垂太守禧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
詠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帷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
蓮露已零沾歡聲遶北固壽邑直東漸麗句充丈几奇香

玉畕簪紳五福具鎮俎四難兼賤子真森森有鵷鷺獲
屢覩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美才豈滯
淪行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董下春晴

夜闌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綠路雲氣繞宮牆亂
絲迷春閣薰花困日長經旬辜酒伴猶未獻長揚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夢欸乃墮危芳蝶
綢留晴絮蜂房愛晚香欲尋初斷夢歸路寘茫茫

次韻華老初至湯泉二首

交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坍引溫湯洗
沐同幽客餔飧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垂行已老林莽尚葱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又
風遠城中鍾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樓心應更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六莘老韻
高回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
重遠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臨惠孤亭上贏驂記杀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閣增波杜
重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絶唱還許和音

稍從地主
淵明栗密當盛事過主人成異物松菊自蒼蒼

懷孫子實

墓眼趨浮末新人獨好脩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
出方流潤鑿修己必相思自歲頽不堪南畝事
對淮陰記徹三笑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未聞老矣題則疎漂母給新聞
雖思秋野雁應望暮春雲家室
淮海行摇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燭伴兒謀
勤未機晚矣猶秋更擣飛鏡破應得夫刀頭

次韻答朱元章

晴好清飆滌周旋桑有文揮筆秦崖手岸幘海生臺老
鳥空撫我草蟲正屬君懽惟應讀蝌蚪著不憶三鈎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目已瞑颯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
箔蒼花動抄書燭燼零非閑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青上清儲祥宮二十六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遂清高寇闕王女巨闌干日明盛
擁秦諸時雄逾漢兩京垣橫天上崇洲露海中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拂兵地脩

讀道藏

禮備千時保利其楨梁出慈闈服玩并摽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黃冠印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間暫瓊枝物外榮肇禋承帝祉肆類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磬管時或見旌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北極豐祠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圓丘報王日

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鑾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
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蓬島傾雲行傳山氣風卷步虛聲符貺方期應黃髮咨稟征誼歌

興法從可見泰階平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憑支頤魚出樂人皆鳥知還者
境行將及仙書讀未闋因君歌鳳過通昔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
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張氏予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潤

郡司英雙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淫袍披楊葉瘦馬瓦崗槃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餌過三伏文書散百憂仰人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澌

菩提開藏記

菩提開藏記

蕩徐頭和尚修葺帶雲融江河雪相練靜沼玉盆空魚藻
菩容裏雲宵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駕幸太學

廟初更十二章還興詔蹕幸諸岸法天辟水遥迎仗
應月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
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閻求仁虛樂亭三首前二首止于老

禪房幽構徑蘿環棲鳥鳴幢益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
畫圖髣髴見林間褰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横竹外山

秋興已闌成麗句扳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脩竹回環扶碧氣

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

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羣游

誰搆新亭近琴微似教陶令甲天機池光引月來簷無

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將玉尊無絃聊自拂金徽

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皇幾為登臨掛鬱悵斷草枯時節晚

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昜晚金閨報大刀

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駿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

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堂三郡不更刀

靈崖藻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蓋船京口見停橈華扇西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

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梵草藩國年來屢夢刀

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彊吹毛

題湯泉二首

滿爵泠泠注不歸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

神童寺聞一國守金粟示爲除病惱戊陁仍已獲圓通
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逺翁湯泉有逺逺翁
温井霜寒碧甃潛飛塵不動玉盦清老翁仙去贏驂共
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爲寶陀觀決渠還落塭溪聲
浣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户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捲垣藏混沌
鶴書行兔徵散沉煙火一鑪對坐論玄處圍蒲

題畫二首

碧巖縈紆玉虬毛骨瘦欲盡華構引飛流朱盤激灩開冰鑑
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盤翠帶

臥龍西畔北池頭水壁華堂瑟瑟流幾曲絢蓮盤罩簟
一峯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更入秋
待曉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遍尋勝槩喜重逢蕭洒興無窮朝雲捲盡
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逼玉松分八面翠成屏

早

歸途又若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靈湍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閟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每徑翠依屏上轉
藕花紅繞鑑中開鶴銜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
來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來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
三年楮葉刻成遲騷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雖愉晏子饑
尚賴故人遥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沉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
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已愉春成國色雲猶憑臆造天吟

美人緑綺煩遥贈莫致南金贈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戶僧坊頗有功地撒薜蘿僧界淨
人除荒穢玉盃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翔隱几中
最是人間佳絶處夢殘風籟響号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薰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
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溟晚飛雨來初畝苗秋
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滿州

秦觀 少游

寄孫莘老少監

出來明七換麾若恩復許上形蹕白衣蒼狗無常態
瑛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
龍頭只在蓬山畔行走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潁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閒初驚漁艇迷花去
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塵猿斷續槐堂春到鳥斒斕
石渠舊誠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卽席作叶脫秋風忽踈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踈當重露
文成五色筆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迂右仍膺禮樂隆
朝覲旣外淮海見漁濱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解手曩來春聞道歸期近月導從公穿禁路塵
金罍接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
知有新編號橫槊憑鞍憶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鵲鵲
壁經梅雨畫蛾上蜿蜒蛩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簟鋪
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遭迴世路鬢霜出從車馬行千里
歸與琴書寄一方烏囀人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
偏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
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行子曙好令同桑梓翁
前情華船經解綍未窺無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諧王試史聊懷庾庫章鵲峙碧桐初振羽
珠遺滄海漸騰光浦山喜鼈千峯擢洛水秋輸萬鵠翔
顧我行爲大梁役一疋薄酒話愁腸 一作爲公幹 馬一傳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廣陵五題

通池閟茂林岸傍無復軞車音酒春似恨隋家事
漂疑連蜀井深翻草事空煙丹司花人遠尚餘
芳主悅仰成陳迹縱有遺聲可用尋 子由詩。翁老清
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猶有一池春水深 彈怨廣陵隋家水
流萍外盡舟趨泰陰都人似有興士恨無緣

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閑古寺間蓋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
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庖清酒漲微瀾
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子由詩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

里對過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少
栽陰蔽帶壁間遺墨渺沈瀾人士坐覺風流盡遺構仍

次韻子由題蜀井 須子細觀

閬岡精氣滀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澡雪
久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潑乳鮮
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 府尹司封高安著作皆是蜀人子由詩

信陽東遊十二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悅如姜
試黃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
早知鄉味勝爲客
遊官何須更著鞭

次韻子由題星亭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
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
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浥天低

闕角孤高特地迷遂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
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
只甚留作遊觀地
眷遍峯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白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
雲幸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閣
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
珍重故人勤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厨法豉香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爲洗五年忙清風漫
爽山阿曲閑屋常隨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
苦

子瞻詩
酒博西涼但記濤
謹能斗

客語遂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伽梨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紫愛係新春欲求世
外無心地一掃胷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當
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
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

子由詩
山頭孤塔閣真人去見僧

閱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繡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一盃盤
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
肩蓴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詞禹廟

陰陰古殿注脩廊海伯川靈儼有傍一代衣冠埋石室
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搴山暗紅葉秋開鑑水香
今我免魚緣帝力恨無歌舞賽椒漿

蓬萊閣

[illegible]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

七州和氣入籌筵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illegible]
今夜請看東越夕蕭星應帶少微明 徇公闢次韻天鏡故宴嶠嵣早
[illegible]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白夜聞笙金
[illegible]海頭爭並玉驚排燁陣自橫我是蓬萊東道主倚
攔先占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文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僧客劉師命
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畫傳黃犬歲將窮
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家仲父早招從晚

[illegible]接清談有門戎曲水陽情若竹哉小山招隱桂枝筆[illegible]
[illegible]特擊飛觴遠隨處登臨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高
名記動
月華中

中秋曰曉

雲山萬幢接儀室公宴初開氣色熹照海旌幢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華老同賦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波池一醉吟韻士聲名動倭國
樂天辭筆過雞林節鉞寵榮落秣春雪辯舌縱橫印佩金
華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此一首華老作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

豈見文高二百年貴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
淹留却恨駕行舊莫得飛觴一倚前

淮海集卷第八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秦　觀　少游

汩汩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嘗寤清都遠
神水歊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暗曖雙松迎臘正參驂
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爲結庵

江靜群峯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談
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參寥次韻盤盤
開揖翠嵐風激松楠聲閒發月留泉底影捕冠天機
清曉徤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傅晨時修故事杖藜

和華老游龍洞

葦簫傳火度寒冥乍入清都醉魄醒直隱月崖垂鳳尾
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
更欲仗節留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 喝首詩側徘禁紆入杳冥神鏡鬼

登路巖扃天懸乳石嬰華蓋隱苔矗翠屏九道寒
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 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
停筆不停參寥和疃矓昲日破林坰笑語相將馬暫
底蛸風蒼虬信有靈能使謝鴻入青冥邊巖曲穴疑無
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爲有威名漢尊尹部左曹西妙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
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
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
次韻蒼斐仲謨 取狂
十年淮海間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闔門謝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荅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厭聽金爵自昭甍藏室春深更寂寥押虱幽花欹露葉
掌中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笻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閑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爲安鳥啼花發阻攜手
山高空愚懶別後想多黃綰作春來尤厭惠文冠

早讀罷知高義實賤交憐自古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韻何子温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磬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群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
退穿春仗綠旆開病來怕飲東西王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録借觀當奉一日還

與鄧慎思泛於啓聖遇亡子端叔

風兵瘦馬犯黄塵旨笑區區夢幻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禄陪群彦晞髮陽阿還故人
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賦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
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鄭生
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自雨亭歌斷瑶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卷雨驚秋近羅幾凌波笑客醒
月下風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漏日長遊女困
武陵春去落花逢主笑吹罷觥籌催畫鼓饗殘簪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玉宴盖座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鐘龍人面春生紅玉液
銀盤煙裏奏驪峰天涵秋色山共樹攬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舡沿北去為懷昭德更從容

次韻侍相南郊

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慶矣如倚蓋壇
風馬回

繆綸佩環參雅奏山召山老拷閣抱非烟

星若連珠統御初
侍臣奉酒欣相慶

與李端叔遊鍾山

點同誰能化兩龍超然相忘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
白髮俯於我輩谷休計浮生載後且炊湯餅一杯同

何緣華策邦遠引水流花半獻宮

和黃晁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
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
誰謂發揮無妙手賦淩楚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茶寒濛收諸品玉
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効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禁山冬笋斸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美未愧蓴千里含貧當隨傳一封
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頼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漸潛然牋運冊府吾如昨
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沈草尚愁來空誦棣華篇
早飛輶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
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
漪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
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蓬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洋洋一百垂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仙修故事

行臺諸部奏新聲節
納使應歸法從中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別駕借儀刑陵谷
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
參撥端如舊東觀分携空復情
喜愛豁堂好風月早來
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第九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
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
人語夕霏聞林杪一抹青如畫
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三絶

芳草夫應著鴈鴻潛蹤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

妄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攜長脛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
笑答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萬古間誰把此花爲刻漏
修行不放一時閒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清覺海間還化井此華
壞空成住未曾閒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塵拳拳
不唯門裏獲圓通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
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窻寄鼎三昧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
得句還應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幷幷紙寒穗篝火熒熒擁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
雪風撲急鴈聲長

與倪君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清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庭繞日出
海棠花發麝臍春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霧光浮瓦碧差差有情共藥含春淚
無力薔薇卧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坐照初翠羽貢鸝相續去
脊絲深處見游魚
春舍葉底引圓吭歸巖黃庭日正長清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熟爐香
金屋嬌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官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狂過一春

秋日三首

霜落邨溪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荻浦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園新碾瀹花茗飲罷呼兒課短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蓮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莊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孫逰短榜泝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望盡
爲公重賦伴牢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還有月爲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逰會須疋馬淮西去
雲獻風溪遂卜求 子由詩云卜居潁尾

卷洗閑愁 留端大字稿有此四字 潁州六十里來嫌罪垢污交朋 高安此去鳳凉惡慶有盧山得縱遊便欲買君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乘元下澤重墳暮去家無百里
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墜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卧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爲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悠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首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愛春獻歲偶然同新春舉
三時飛入酒盃中

壽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爲兩宮同號令
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復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擁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顧似竹林當日集
酒徒莫使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丈丈

三李高騫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

寒食賦得民爲時所重次韻

卸盼雲時 春雪唯添鏡 宣城詠素醪春風動萬年
枕呻吟日初過還家一笑時 又二十八字輒送米 植如何愁歎無行路却似衰

觀察户部錢尚書和詩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肉糜

憂重衰光陰挽不回擁爐閒坐萬緣灰偶因問訊推塵尾
香積天中施飯來 再荅二十八字 春雪嚴疑暖未回圍爐僧已撥灰明朝知是養齋日

擬題織錦圖 東坡跋并詩三絕見注下

悲風鳴葉秋肅冷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覺人愁斷腸
機翻雲錦妙成章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之題詩十餘首皆奇絕鬼博過於蘇氏之作
遠甚本獨記其三紀青晚落花餘暑草枝涼低月半
拈調人隨遠隔邊城暮雨映疎簾閨血紅手素錄
千字錦故之新曲九回腸鳳女慕折愁骨淚洒縑書
錦似文君
珍慈賦客斷腸
悵是斷絃琴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司諫花與月雁心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栢蕭森溪水南道人為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陁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晨數華鬘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推勞脩緼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
要知人間陰晴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處州道中絕

赭黃緞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螭炬香一片歸禪遠
重疊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簇路平不待上林驚百轉
教坊先已進新聲
從官衆各一群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玉有聲爭邊豆
却是茅家大小君

上海圖書館藏

秦 觀 少游

四絕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非霰雪零亂玉京清境
白虛光裏誦黃庭上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亂雲堂影
獨留壁月向人圓

天風吹月入欄干鳥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就
了知身不在人間上

本是臣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山十丈丈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拄下數承恩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暮雨灑行人到此無腸斷

閑簷黃花知不知

衣歌罷女隔祠叢飢鬼相追壁中此客念家渾不睡

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辛淹邺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隣

和工部侍郎新章

蘆葦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遥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鸛鶴同爲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顯叔

新淬魚腸玉似涅將軍睡手取河西偏裨萬户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裹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詐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憶蔣征西春雪京城一尺泥並轡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

或送馬蹄不論埃塵與塗泥封印還家日豈比元戎碧油下犀

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泉

次韻

國浴室院始識汶師治院二年復來閱諸公詩

次韻子瞻就風廊卧病寄李公擇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泰有石

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猗心爲清更覺菊翠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意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聽不知見輩未來鈞軸出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絶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悵我書齋壁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奏箜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煙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二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當長歌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石溪山似嶺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謁

地煙嵐

南土四時晝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去士他日當踈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藏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夢葬蠻夷

題務中壁

序篇

秦觀 少游

晉閘春則倉庚鳴夏則蟪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晨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醉頭春酒響潺湲壚下黃鸝深隔花蝸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自國史編修官緊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國往山寺中修懺三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第十一

楼櫓而不敢發幸陛下察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事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莅於庶
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
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
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
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廿五聲應穀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
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
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險
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二篇不
棄百姓許者不求合倚而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

當二篇爲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
舉集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
喪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玉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
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
備善治求者以四海爲窻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
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
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寧勇
衆來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
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筴

蓋亦失作謀王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舉作盜賊三篇覘項微種盜我疆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迨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一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普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辟十二州皆先志也而精誠所動洽化所移不待言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爰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重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屢言

姦臣授竄刻吏為以昭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慶言
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刑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治鑄
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
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
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
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
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
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
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
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遠
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
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外黜之
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
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
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
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
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官
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
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
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
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并見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
垂紳冕端笏勞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喜

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
者有賢者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
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
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
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
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
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義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
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
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
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

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肓瞶也任議論之臣而
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
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
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
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
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
為下卦令由是諫諍路絶此則任政事之臣大勝也漢
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
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詘
唐德宗晚　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

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撫民疇血之餘除誹
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
邊考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
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閒而
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
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孤之
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
復起代宗深鑒其事會發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討
豕長蛇無所懲艾忠義亡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
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是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文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弊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謹能無愆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要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導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者矣又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哉昔荊哥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緩救緩執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丈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餧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獨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驕縱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訖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眞眞之中矣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南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也猶虛中養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南不通再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過適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執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

淮海集卷第十三

進

秦觀　少游

安

三閭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者蓋以周雍至五季之亂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之都長安實如都梁未朝縱未能遠平而安主重遷蒼蒼於開封之間是蓋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

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之
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領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
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宋蔡
諸水多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艫銜尾千里不絕四
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
澗表裏山河扼轂隘之險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
襄亦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
雍雍得之可以幷吞天下而臣
形勢無過此三處者

彼蜀之成都昊之建業皆關

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
并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
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沼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
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
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
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
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
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

險不可
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
不可并在人而不可奪
武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吳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
即位不欲出
郡國背道村官有變則以
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
公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

若惟三百六十有一府宜慶始置神策爲禁軍亦
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
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
德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
餘萬而衣食之給一皆自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
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
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梁而
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
稟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
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
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擾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
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
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
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際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
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

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
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
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
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
君聞孰可爲國尉吳祁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
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吳祁能舉善矣此所謂
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
史爲户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
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遠衆舉親明也
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郾孫爲相表瑜年歲宜吏八百莫不諧允德
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
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
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
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
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不及此小嫌
忘事君之大節匿名逃遠擅勢忘知其然而不敢發則
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
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

矣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竇諸氏皆

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
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
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
用舍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
疏爲刻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若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舍之
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
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審
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

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賢主世不可得豈
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
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
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
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
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
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厚
意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不敢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
一發之不中即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
即位未首下明詔使中外
大臣保任諫官御史其克

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五數人耳選擢既精人頗自
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喜於嘗試擊
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
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言以
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
省為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
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
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
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
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緣過失如此

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
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
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
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
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
斥帷幄劉柄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顯叩龍墀陽為剖
揚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
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療病
固而致病者有矣然自昔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

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智有遠近
脩短大抵措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柄楚之
敝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
省而逐之耶陸贄自天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之臣執貴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

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實嫉則君
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
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而
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爲姤爲泰泰者言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
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廿六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
陰之生則爲始爲遘爲遯否否者
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
與消長而爲憔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
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
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
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
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
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
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
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奸謀至於利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如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

而天下几不附己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駭慄連月霖晦之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

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莫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延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自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人至於舉酒相屬以賀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覺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友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繹帝虞廢舉之意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究古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淮海集卷第十三

淮海集第十四欠人材一 法律上 法律下

不屑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物役己故曰不惑不以物蔽外故曰不動心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投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
[illegible]其思已也一毫之撓若市朝之攖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
[illegible]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孟施舍之中否
[illegible]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
[illegible]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
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
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

憂童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聞有言刑名精覈者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皆韋柱後惠文之言文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援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貴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務若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慶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甚不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者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審人有
能守長安其米肉遺者而已哉折之以禮以爲受所監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云泰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著老大臣相繼得對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之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革
其事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
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
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睨衾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舊制一切之令取濟暮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爲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倩僦無寧晷合鍋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敖著爲貧剩屋積以免其役之法雖曰歲計僦中外之民悉輸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衰多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棼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

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
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
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
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
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
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
二子各請止其所　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
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人今乙第又壞
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
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

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者所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
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
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
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
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之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盖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
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說之論毋必於差免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開尚義理者以緝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鄉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鄒衍之徒以陰陽主運而儒者又苟以諱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在術惟賢聖而已歲用有等功勞言
法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踰為
出所推者謂之選用人緩資而已則盛德幹材負奇偉
倜之人或拘格而遭画抑張籍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
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則人以望而已則任終之流緒
成之士或以虛名而進若晉用王衍唐用秦韜之類
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賓待天下常之士以望

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之相須而不足
以相疑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
不遷非有敍而不補而天下不以爲煩或舉於屠釣加之
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版築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司家以
爵祿爲有定之制而必職事官爲不次之遷於是王
用賢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若大公
於用賢之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
子所與共理者也故疑吝盈廷而必賞吝盈廷詢於
衆而後爲賞罰軍旅之事一皆委而不
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
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
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
必三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
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十百
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
致蓋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賓平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遷升故士非
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
之勢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

吳位皆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真名臨時
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
也宜所謂太一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
公望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
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外已上非曾文字望者
遣則之任者不得爲翰苑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
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唐開國次五代一切之制置官稱號皆襲隋舊而實不稱文具而實不獲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
也而其況及於州縣莞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
師亦違之條奏緣之目至不可勝數生皇帝憫然憫之
始詔有司作爵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
之於寺監然後得名可知其器而緣實員亦得其文可謂
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
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
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
於莫爲之窮而資望寺監郎

乘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
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耳目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
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
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
進設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
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
予之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與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
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
而有八名如禮王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
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庶官之途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泯然倫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
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人心有
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史莫為之
寵而假正言豈非乖資望之甚與祿者天下之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六不爾詞勸不為祿勉古之人

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知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昨日覽卷上之所命出於台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舊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義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皇而賓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賓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紀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絡大絡寡乎什一小絡大絡寡矣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絡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絡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逾量之斂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以毫計錢又推物高賈以收商賈之息

堪者至今承之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侯洒削而鼎食膏腴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人吳天子以慈儉為寶輕賦經常之外殆無一豪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脩飾如意意氣浸生貨賄充盈後生負動於是大農胥賈或從僮騎帶刀劒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亥豕雍則增益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敝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更審以救因救令而施通負大弊屢變屢以振之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十大夫喬柱過直竊恐以風裁自持不復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文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衰人哉鴻漸之盛夕惕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

不言義君子盜跖咂咂阿堵物豈兒爲小人哉晉人尚有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東之粟財利之巨也東郭咸罕之均輸亦財利之巨也桑弘羊孔僅之治鑄桑弘羊洪羊所爲也則陽孔僅之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昔人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終窮而制之法風雷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

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來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直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梁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劣而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被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亦損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畝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蓋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漑田四萬四千餘頃皆膏腴之層初兩渠所漑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法計之畝益一斛今二千石雖勤農之事

亦例爲定名莫有佳其書最者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内定墾田與夫破壞溝渠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又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情不聽命者歲終使者第其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良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良闢蔓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此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衣纁裳者五兩紵荒則又殺禮而奢侈者五百家而用之一鄉者五百家其用財可謂

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者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貲財之費絕[illegible]

鄉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illegible]

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駿數節儉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雖有儀制之文毫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

秦觀　少游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之支裔稍寘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寺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上下之分節儉尚勤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舍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治亂之術矣

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爲相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親貴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侯邑琱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污世而矯激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佩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文蓋可見也

韓愈論

陸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
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之衰以來作
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揔而論之未
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
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
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也列禦寇莊
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
事之文也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於舊聞正
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也司馬遷班固之
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辭駢耳目變心意

此託詞之文也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老之微發
張之辭揆班馬之實猶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
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
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
揆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
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
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
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
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
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

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吾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蘖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猝其巢雖有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豎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將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憂纏

思明相繼復起至党徒逆黨父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爲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内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内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葉府珍寶輒以窠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恩信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綱兩京之復沈謀居多其功大於曾連范陽若以范陽之沈之謀

又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沈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裕薦令狐綯綯薦李回敏中爲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君師責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

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卓
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
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
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
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
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
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
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
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
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
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享者敏中
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
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
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
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
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
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
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
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
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

斯之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戮黃屋刺客公行景帝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委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疎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人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

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予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泰紹董卓崔琳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何如哉以此見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楚林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蹶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大和之時必矣

王朴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行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

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完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遼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燒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壯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猾忍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剌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

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上海圖書館藏

秦觀　少游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

形與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與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與果在乎是則戰國
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
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謝三
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
子房乃行少傅事安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
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
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
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
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己出前
後二十年海內懾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
無術暗於大體死纔二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逮
嫌疑陷於重議幾復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
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
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數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
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
氏而呂之何也蓋傷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
法雖貴而不嫌同辭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
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
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

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動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
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
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
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字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
之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嗚呼末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
以道德蓋藉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徵聖人則道德或
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
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食
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
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
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
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為神為無用之用體
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
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
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盡而可繼動可
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至其明
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
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物而

一切事變之来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尒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已加之以淵懿之脩則尚惡注而不至耶是所合而為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来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亡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其神其終也入於

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以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闔陰以為陽者有矣闢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所難窮難終此物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入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人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

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化之統也器者守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

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無變化者以言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曰萬物化光蓋乾者用乾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道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理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天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強不息為主何則力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擾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

處是其所終日乾乾夕惕若也曰者有為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慎安危者君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自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亦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棄於自畫者何足以與於此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

古之聖人其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
終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物之
不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不
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
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
己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
也私於己智也公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
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同其生
而異其習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

智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儆惕
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依歆
故尊其智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至於下愚
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
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昔言之
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治之於人其大也
以莫所知覺所未覺無不也以其
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海
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

人之所以與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豈
上要復下大容小言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而
之理之當然也德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
蓋以爲人之所以與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
而已矣

浩氣傳

秦 觀 少游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
而爲地陽淪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淪於下則草
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流
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舍也志
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舍也神虧則精不復精魄亡則
不寐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樸書之之
與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是謂通靈之天

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竪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榮辱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己猶蚊蚤之一過死生於己猶晝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繫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孰大焉宜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爭余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動心者亦猶

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投鋒刃相搏壯士過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剌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

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甘與賢然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約者無窮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約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善而能法與義偕行而已矣守約也然則不言而喻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

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不若荷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

曾子子夏可謂知言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子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帥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帥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帥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老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宜與天下並

彈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帥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
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又而
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
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
雜之則壹而相與鬬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躁者動之道
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
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
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
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
外不慙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
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
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若
又烏可以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不
可闚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
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終不勞精於事
內無愚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

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晝之所爲
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
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
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
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
義與道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
之德非昆群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敵度宜謂之義德非
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
所以配義道也集
者自然而至也襲者有因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
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
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
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
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
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窒其
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開告子何也曰君子惡敎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辨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簫然

也原非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性而先事後事關非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遵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非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與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揚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

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惑則說之所行內不爲妄情之所淫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說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鄉相之位霸王之權中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乎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合

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焉豈不與人同乎惟與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子之則難其人雖然操捨之際泪於寵辱倀倀然喪志與禽獸無以異矣雖有書之文無以異於倍蓰而無算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閔孟子之所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第二十四

秦 觀 少游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貲而讀書善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畫業求士大夫間士大夫亦
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甚言曰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
籀列衆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試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耳

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兩載方洎世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載於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嗟今老矣家以給衣食之奉聊復倪仰於其間至於游藝精粗不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余將教之參使縱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真而不雜若有主而無主若無主而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者欲其後者焉夫畫固技之一微者其神其他特其貴乎真好亦其學而然其學而然

礴之所謂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寓安在乎有志可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昔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術技以參人貴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著乎於是焉傳甚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吳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與妻西游京師
既止之日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
妻善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眇彈詠籍於有
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乎
將於薄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相憐馬首
圓以京師之大足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樂舍於濆
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
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讌置別第中謝
烟黛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

不嘗問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
間者缺然不見音容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其門下二百人常遍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
惡爲美人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揣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姑削
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

壽劒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
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
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
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
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
言著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
益也釋者識也益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
理之釋其義一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成人心則不死一
旦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
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
人坎上而离下故交炁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
粹之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
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
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頴脫彊記得於自然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譔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頗解畫又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
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其
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
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
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
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
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
嘗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
爲之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所以致余意云

淮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
陂漫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重蒸殆與吳越間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瞿方進爲相始奏
罷之郡人怨甚切蓋遏隙陂者非特爲灌溉之利菱芡蒲
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
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
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慰瓠城今汝水故道
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勿然也在漢
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汪道柏之國事迹甚多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
體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即體而
用其散爲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
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己於物
異於僞而莫之覺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貝無外視
耳無外聽遺物忘形不我而已此其心與貝非也心不
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與貝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
之間而已矣此其心與貝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
心無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
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
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
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之無俛仰消息
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
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
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
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慮慮有所致謂之思志有所

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精不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尒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還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常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支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遂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外又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匈間

膺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涂故今閩人呼相責曰我已侯白矣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自貶寔援毒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尤不必尔也而今世薦紳之士問居負道德仲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泊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突暴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扶相屬世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貳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

見則水者寒之形燥者土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
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
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淵故能
惟陽中之陰爲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
惟陰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
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
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
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陰

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
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
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
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
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
天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
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
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

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离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類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

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而要尒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螭乎寧壤頌聲溢於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者立極追配於媧皇用揖濟川責成於傅說忠謀入而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登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籙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繼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擊加籩折俎初嘗露酎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菲誠萬壽稱觴良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普稽勳典

徽休豈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姿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媧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感惠行而頌聲作旣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簪宣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忻之至謹具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普稽勳

人備儀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賀恭
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
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
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尊
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爽增於百謬通屬籍叨
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
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伸載位正母儀
淵沖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成文考既隆違下之
[illegible]養太姜益茂宣陰化日嗣徽音弼當
孝治之朝允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
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其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
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繼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
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應事用康蒼祥斯應物
涖黎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

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民亦各來祭乃道盡善盡美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予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受冊者史官揆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鼓聲於方夏斬蓂以皇六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聚陰化於楸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詹之風形于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不才切居藩屏不獲詣闕庭無任踴躍感荷之至

辭史實表

竊以史屬之除重朝廷慎擇著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官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村充厥職自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竊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村處灼然非所君之地必招官謗上累
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非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仍會臣近申乞罷除臣一外任
差遣

代斡守論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恩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罟之成昨以出按
刑章兼程鹽課很害實曠廢妄發動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就利豈免怨尤雖未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遠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寬長人之任剡
歎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閒詭官居之直不為僥倖此蓋伏遇太上
台陛下推天地之賜同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材適宗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
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迺車
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遂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請仕豈

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
陳悃愊仰瀆高明昏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
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
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
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秘殿
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髮盡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
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
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鸞聯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
之期當披气骸之懇日莫途

補已分之非安得盡言之可長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廣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
其非倘安而避事俾復官政得反里閭況巨北陌東門
雖多遊冨之客方朔置於給食時足以誦歌真主之稱逢
盛世聖朝之難遇庶竭駑鈍之效於萬一冒昧之罪
或能蒸於芻狗臣不任祈懇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縫掖納身賴父文而顯名
宗為之雅恩夫漢唐之主皆削爵請兄羲
子朝旨之意載蓋以孝悌之風浸廣

天下威而之德不能成安不能新聖業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參天兩地開非常之主所能擬倫
臣雖愚迺不敢自比稷契猶願竭盡心力補綴萬一
猶愈於徒拳手足而已臣竊又以臣伯
父侍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竊觀陛下近以去
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大露正百官之
訓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際尚被甄收其徵至
於眷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瑞
屢至年穀有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再之嘉會而臣
父獨嬰罪纍流寓江海夫高皇帝遺白璧無路臣誠私心
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
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
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使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
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
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暮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
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

安國則四年之後父於暮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
請重於爲母若獲遂繼緜榮主繕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
靈誤逮媿懼交深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勤
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
承神州赤縣之寖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畀管轄
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
籍會考我將之公頗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宴
清季秋而精享肅群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
與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踪亦膺殊社嘗歎

寧進真食縣增奉綸綍以榮
遇皇帝陛下天仁不冒海德包涵尚記憲愚嘗陪於閤
論更懷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
寧甘泉緬覩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殿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爲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
儀竊以旦載肇辰音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時戴天地參
並神明命氣和之二后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
四海肆覃王之朝慶修元會之禮鷄人呼旦庭燎方
光外則虎賁羽林戟衛之列內則黃門侍御史簡珪

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群英而自助巍然
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葢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
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
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
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愚者
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
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樴以濟
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
思念夏夏勤進賢如卷耳之隆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
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

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列都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祗荷龍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榮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垣猶分官銓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遥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犬馬之長知古今學擅高崔之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遠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廿六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校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違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

富然後可以與紫微之進晝賛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
地素寒資才尤鄙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
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祗取怨尤身投轗鎖之
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
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闕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歎歲月之新仰
服訓辭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
占前謹奏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
考鄭玄法取黃鍾之始一行術推大衍之微

上海圖書館藏

秦觀 少游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寵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
恥乎未仕園冠方優求自試者幾十萬焉竝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搜於豪英如某
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屬子期之知困於
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爰妻不量屢告而正枘人指爲在
斬懲於羹者吹韲自知其妄不量屢告而正枘人指爲在

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太宰為用以貴不
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叔書之上獻伐吏
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說見賜甘鮮其人尚
賴平反卒蒙昭雪折鎖既以重鑄死因而復燃究其
荷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
以横流特免試言徑蹐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
人名官坚成更類無功而受禄退而省察殆有黃緣壮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才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
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鄉之借致苞苴陋亦預採收敢
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謹共

以還未知所措

賀島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媧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人倫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美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育以高華四世
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拜天心方司左轄之嚴

遂踐鼎臺之[illegible]備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蹔人全集異寵漫微寬大之澤四葺昔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　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寖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顏屢奮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省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豪氂之不採

某乂操笏雪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及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晛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屢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吳
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史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箸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嘗蒙論次茲重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榮倍切忭

謝轉官啓

某卷耳緣情寄漳濱之都權執掃除叨預老聃之役扉
屨品題之已過慚報效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妻庸長
而屯賤枘方乖鑿之指暮年之恥樸尚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謬賜采
詩曲加推設引見金臺之館俾奏珠履之游蕭酒蘭芬
實繇孫生而奉筆風流遂在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鴻
子而出舅仍爲稚生而設醴至於并將軍之故第猶賓
客之舊涌異天横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王華金靈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載萬壑之間嘗微擲金以報刀祇桓明珠而揮
崔從游八月大鳥北客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
膽期在異時庶遣悶一之風少盡開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嘗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其族系皇微器能幾腦少時好
賦僅成董子之雕蟲中歲從師克人之糟粕始築
不於進士俄充賦於貢言溫居方物之前刃被傳車之

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前代群龍慈
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問望愈隆涉憂
患而精誠益壯累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
戈之戰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迺然衆正之路開行
矣太平之責塞其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
躔異氣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
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
息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

粤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慶矧同升之俊乂皆奴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庶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階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
周事変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礼雪霜
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君未比
隆於三帝我則若揆於古人朝民有実所之一夫我則如
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声益飛豈止邴家之光実為天
地之紀遐旒進拜尤慰具瞻庶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
伏冀克厎重增光貴某庶在陶鈞 十一

秦觀 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竊見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尉蒸以左丞太中風
閒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
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
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燃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嘗
冒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其孰在陶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鑒納之相投遽囊錐之頴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曩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扁吏以傾心竒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楊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為難在選擢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讜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縣太府來
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
增欣動駕輕軺坐使邦畿之嚴密啓

代賀荅書勞撫慶恭以樞密太中器
代賀光膺首命迎詔還淵慶慰恭以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代安西舉將指授軟試出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
言事論及藍尖忠別嫌明疑力排董宏之妄進退周
爰不渝武臣召以旋歸遠于霄而
三事之重兒邸音播騰士論欣
愜上皇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

宰相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荅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爽相公道
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
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逐略霍子孟逮承顧命益
見忠謀勳業顯隆爽夏徹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
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轂反黃閣
之故居某限辱異知欣承嘉命屬謬分於符竹阻祗慶
於門牆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益用區夏均釐黼扆以天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太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賢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恥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為致堯舜失七著而自驕忠義引彊觴而相慶某叨記省方預陶甄於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顧稽故事封富民之侯請覩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賀前宰相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既來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邸音播騰士類登歎知是淮陽之私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徯後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塗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兼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實高嚴翩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
四儷六尤多絶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信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能掌兼魚豕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
諸史之中雖出異恩
實緣公議芸臺畫省誤難歲月之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兼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敬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鞏轂之工徒
函聞善狀督江湖之治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跋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惟某官受時間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實高華而守之以約復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頒願之私
歎宣罔既

代回吏部啓

寮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章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載笑
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illegible]方慙越俎[illegible]

[illegible]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圻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澤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絶
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爲寄食之資貴劒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負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憂疆而燭理不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治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今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温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識宏敏道術精微貲之以閎學之優脩之以聞見之博
聲紙憲府風聲甚畏於悍疆贊治天官水鑑無私於微
惟茲右輔寔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武庫寢
之實他路所無群輸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頓鬱搢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啓

榮膺睿眷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疎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言之後鵲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
實按刑淮海圖圄爲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蓋高材而
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乃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騭士論孚
忭當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行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畫
猷閣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曹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遭迴之可貴
遭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備棘闈之屬
冀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飜作奇章之客切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仍於平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
鄙蹟遂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論

伏承較藝數奇屢書遇合起家戎幕受戒

龍論三全伏惟歡慶寫以文高徐樂才賜焉周性瑋
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而天復聞公
其夙覩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寫深忻忭

淮海集卷第三十 簡

秦 觀 少游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録示寄蘇登
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
希見也發幽賾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
事務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
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
謂蜀之錦絢妙絶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
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

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甲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六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若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熟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行思父矣重蒙示諭尤

日氣尚熱來及晤覓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

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三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萬一之過而十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親厭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裹褐

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惘惘尒然亦命也 將奚
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
冬未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
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勉僕成繕寫呈上詞意
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頤一笑可也又多不
詳彼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皆望就弃之風雅
幸甚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也 某紙一軸 某

同前

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
以弊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營作文字性雖甚愚顧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沒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此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耳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懷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與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參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閒斷而自春已來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今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措士嬸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趣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舉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秋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宴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懽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録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
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喔作雪齋記二記皆黄魯直爲書
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録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到
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甚

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華老云有兩書託公擇
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尔昨
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
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黄樓主人亦是五黨中一
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黄魯直去年
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具所謂
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寞在阿
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
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
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亮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漸闌謁祭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怛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祉不腆之文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寄令畫史圖一本異時瀑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此文似不著實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興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華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勞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問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此亦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緣數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

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屢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謹録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斲冢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言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華老斗野亭詩殊妙絶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人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拿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録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其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黄子理憶梅花詩九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怨怒殊乏笑盡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獻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墜戀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

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愛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藉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緒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遽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十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官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閒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著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絶足以知他皆進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匆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辭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

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惘惘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舘舍安頓漸次離侍左右不啻千里而已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亲舍安舘久離侍末可遽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邑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負此方山水勝絶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臨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必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絶
倒矣未展晤間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其頭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寄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却忘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厚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彦瞻昨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堀處而已甚無佳趣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
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見其詞意憂憂
尚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
頃囑聰師寫一通相寄幸無
已爲端叔彊取去矣非聞
聰師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亦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
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閒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埜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
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聞
公詩安君意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
也得師已聞作司農簿聲問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
還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
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
今已到天長矣黃詹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
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絶吾屬未有其比僕嘗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昔詩未有力盡觀者且録
數篇嘗一臠足知一鼎味也々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辭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頃病起每把筆
如雖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與瑯叔在楚音問
不絶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録一通
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

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予序僕近日無
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
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君規已
辛開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
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秦　觀　少游

謁先師文

惟公聖師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
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
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已來雨霪不止漫溝刓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北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成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暖
玭器實渾然踐吏中外垂五十年良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師二邊羌虜唯唯毫許江部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屨
阡陌優遊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　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箸絃承函未幾遽下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戎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鎛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鍾焉其形有
兩欒如合兩瓦面在老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鋪衡
旋斡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秋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皆時物畜之不詳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
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天鎛鍾古樂之
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昔之士至有掇車鑣

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焉姜姬夕焉蕉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餓和黜刑王胙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鎛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功昌邑所挺之璚偉而偶況於幽陋辱泥塗之汚漫厭鱗驥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遠月之幾穀幸陽徑而水涸天日悅其復顯謂庭貢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劒趙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陰之鼎由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翔鼓之捲破鏡缺筩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燻氣之奮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償而復起所鑄畢矣鳴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
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傷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
鼎爲鼐以效享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騶虞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
百煉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異紛然殊途必有一出夬不泯泯草云木卒鳴
呼鑄鍾之始奚卹

遣瘧鬼文

邨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暑中起於毛端伸欠乃
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泛霜陰崖
單衣犯雪龜宮蠻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
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
淳澥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洪然霑汗然後乃
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
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縛
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嬉良苦惟予昔年學道名
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思以嬉我屬蓄慾怒候閒隙之日父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跡跎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
木樣掌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
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驀遽若
失所以對者衆思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
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
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瞶者勿知嘗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
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
覩青天爽然故藝一昔棄捐厌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修薄奠以伸悃幅心切詞迫瀆浼至靈倘企惶懼唯詩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熙必告于境内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秋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
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
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葺新室以

安貌像敢消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衙命實
帥西師披此蒭巢市不易肆蛇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
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頹易而新之得是亢
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句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
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
王所同憲法山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
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奎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
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茆貶敢消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
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
土茆貶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朔趨于庭禱時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粤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三泰文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朝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霾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摠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為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
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發
驕沮傷天和旱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主
民悽愴不即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皐曰
走祠下某敢告某神尊其誠精夜日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次霏霏沾衣終宵傾盆一夜敲鼓
曾無復叫號巫覡反璧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王燭孝謝
神有旨酒亙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
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驅
既殲厥以休靖敢用牲酒以荅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月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
奉綸言編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
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守臯夫人出于華宗來實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
出之師道德餘
以王萬物為斯
慶文忠前薨朝
晚通姻好承
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激南征駕莫遑啟處薄奠
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庸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爰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勇悍變銷亡狡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苗
翔翔歲在執徐爰請于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
出疆詩道如砥喬木交蔭
車人具書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備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寒氣始應霖淫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日兩關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憫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來多福無或違天以速徑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愊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虎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頃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寘之

感祇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横至百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慈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肇固眷
算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咸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

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飯
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鐺
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朗如月宸算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跋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横流節遇興龍薦頌聲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采
紫以具在布紛綸而畢聚合覺背塵探寶至之妙教長
生又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塾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肇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
封人之祝
電音繞樞協氣已蟠於宵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肇固神筭增隆日
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以具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千霏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懇妙會精達愚衷皇太后伏願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繕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峯止更旋不退之輪慶遠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
豈知填溝壑墜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鈐鎚實作家之鑰匙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蹟槃本惠休繙經之地實證觀緣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盌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虵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雘之新飛閣浮堦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忘言登之而忘倦生望之而壁勞破九重鷹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鷲峯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擅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摠持門以繼鐮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慧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忽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之途得妙湛摠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剎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剎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塔閟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存勝景眞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遍教相晚悟宗秉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訏海滋深願辭

龍牀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為讀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秦　觀　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嚀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爲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奥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者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令褰外得倜於翰墨之塲世以爲萬户侯加以契

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
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用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
宦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僨之易邪然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興名動海内其視祿祿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
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任爲從事
郎邕州司戸叅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
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
如此子二人長曰彌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
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
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
祔葬始鑱銘而納之銘曰
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群英大道孔夷其
御又良闇闇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
只且世爲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闚孰知其
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壖
祀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譚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孤以
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粤航海道直抵
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開堂恩
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
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産使養其親徒手入寺
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
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鞿鞿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
元遍叅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
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腳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熙密中遊淮南往
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
師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最後廣
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
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強遽去不獲非
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
法或以經論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
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
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

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湘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廣實為婿恒越首及師在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革丁老錢唐僧

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承議郎閻君章來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立問於師而為役之久緣契取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之塔某何敢辭乃為銘曰　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畫龍佛手並作而不磷緇經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斯永鳥又談能事畢其異相亦不可得夫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脚我從中證決定其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常長存

葛宣德墓銘

譚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唐天祐中遠祖

陜人

溥始徙常州之江陰焉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
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
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著壽考為搢紳所推諸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門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
不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
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董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
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
簿學官侍員有欲以君充賦者輒取所為文卷嫌
名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三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
[illegible]書曰三[illegible]

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
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壩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
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
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
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
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
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
江之任祗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壩其來久矣大役之興
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
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

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憂服除
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
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
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
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
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
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
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
風節議論朝廷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
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

進士女四人在
以八年九月甲申葬於常州江陰縣
著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
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
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
喬以國氏其支賈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鄉諸弟參
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眞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昱言之孫太
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
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
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判
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措次適進
士王祥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楊州江都
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
早卒既外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劉
宜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
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衷不妄笑嬉初在襲家

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
黽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
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
岡阜蟠踞鑿詞幽墟以昭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壻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嫕
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子故人也願爲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
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

惟夫人曹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絶慶未央刻斯文
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其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覿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貴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
君覿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覿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

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皐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皐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爲内殿崇班察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内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孝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

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内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蔵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郤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我謀兮地自偏渾池是師兮門有衡衖兮蹄踵聯世不我機械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揷架萬軸兮星宿懸呂唫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志飡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孰擾搏虎兮更衆難自斃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

兮戒永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逮成亟壞兮理則然蔓
蔓荊棘兮上造天契寇一作寇寇磨牙兮交衔吁勿應其求兮嘶
深宽捺閑自娛兮鮮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恍歡優哉游
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爲穎窟作刃硎永實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繩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
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爲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
部使者爲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
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
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效之號二任而蘇
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

州主接棣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簡
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
制之權非有哥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
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
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荀里夷人死者
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貲謂之骨價時砦將
欲勿與夷人大恚爭噪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
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毋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
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
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荀里

家瀘州熟户夷也比因怨仇傷求索貲償爲侵境上故事
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貝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
生事固欲討之臣恐前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
簡怒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
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
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荀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
望簡怒其年冬簡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
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
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
去至夷牢以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

吏避罪亡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軍是節自
度不免乃以失房中乞弟所人馬二千繕兵來降公以
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歸奏責以納亡之罪則乞
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率以
一毛為辭令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襲之戰于羅
簡羊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
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
亘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坐奏功天子得
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
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

永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正月進兵抵乞弟之
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
責吳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
使不得與吏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為請天子
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
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
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
錄使者不法事閣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遂不知
所為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
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勇竟

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爲使者
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散遽使者責
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寓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住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
公試以謹畏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
庵自師中嘗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寓舍者旬餘人飯僧於寺而奠公於廬而蘇先
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爲之記今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閩江往之風父矣後爲淮南學官始識夫陽於是得公之
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八二十四日葬于遂州西禪鎮
會事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葬于光山縣淮
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爲幽堂之誌此
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
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秦觀 少游

龍丘子眞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輿元氣爲駟放意自娛遊行六區
出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鬣俊佳快嚴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齧自如不相琅疵寂後一騂尾鬣奮驚若有
號鳴若聞其聲覺間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央哉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眞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
泠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具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
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劍身殘尸之患
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
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蓐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衣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一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早死勞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子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作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
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讓智慙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義而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備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哉秦張儀陳軫

首左右書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焉楚卿暮
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
田駢愼到接予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
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
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下卩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卧直舍中
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
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怳
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
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椵陌窺鹿柴
偕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
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
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齧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鷙有奇畧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苦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

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召至京師以疾歸無俚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焉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絶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水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足牘自韓魏公

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籃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簽中故人書札見麻溫故郎中貴卿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流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趣家四十為郎聲聞籍甚列言于朝君贏老疾病卧於衡茅

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録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露酔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

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秩布數匹賊咈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過盜劫倒橐得一銀釦劒洎一瑜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負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瑜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

於京師。掌道公之遺事。以夫楷中劄示。會固論次之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其氏之缺云

秦觀 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
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賜以一本。賜之其後不
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
二本。一置郡帑。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
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
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涇。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
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

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畫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
刻本之枯槁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
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頭畫尾
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肯論
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后顰以此輒以其約畧考證疏記
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時齊
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于字文著
漢武帝得三篇之所書于字使周興以韻次之

章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泊釋辰宿一帖與閣
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愚陽守忠以謂前世學書
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
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
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令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簡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
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禹氏以鑒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
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
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亦各八歲
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
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比及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
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爲奇字義書左書倚矯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鄭氏初傳古文者有
郇鄽淳衛覬賈鴈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
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
所出猶有髮鬜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正
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
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
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

近大小二篆甚可疑也

仲尼書

曾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尉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厤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　晉後人依効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眞者猶疑非仲尼書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

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

文字異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

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厤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

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雲

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

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

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蝌隸書等凡

八體為今韻首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
頡篇而擅文至建武時已亡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
岣嶁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
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鉉摹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
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燒東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
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
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真最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
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聞孫集賢思恭云建安
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驗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
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
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
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
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
非真爾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直書可比鍾繇
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
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

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相元自謂右軍之流
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
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前世善書者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爲公論所
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
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遺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
喜後人刀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王羲之至於終老窮
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
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軌爲
可學歟爲不可學者皆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

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昌黎
不棄晝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
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畫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
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醉意之態龍眠
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實蒙畫評有毛惠
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
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嘗能辨之
獨謂鄱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

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哥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
一僧以貲得度采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請僧問曰
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曰卷不
卒爲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複可語請俟他
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復往祭僧大
聲曰某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
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默視曰君又醉耶閉書臺
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
書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
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事

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酣酊邪圖中
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
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永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
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疑之徽之
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俗名)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閭州刺史後子官子孫家焉遂為閭中人開元時仲通权明節制兩川权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禄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寶祐五年進士

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諸之固稱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
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
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未從二曰厥
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
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
公為縣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諸邑最婺強悍之改著
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歙州未行
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文供奉
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
之亦罷其風遠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
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
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
翼乞妙選賢德以為宮僚陛下清明小有寢食不順朝
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
疊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鄜帥永興辟公
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
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
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
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
實奏賞罰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闕守

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寿擊重根本以圖圖復選舉以益
漂申武備以鑒妄妓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責練將
帥以儲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
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丈出以示御史中
丞陶王陶東宮舊臣上疏信言
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附相
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參知政事家從熙
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諫官舉學士
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
某有文學執政固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嘗讀在幼政

方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
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它論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
縷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
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
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
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
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
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
先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
安公以劒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劒南者

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
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
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
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
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
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
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
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
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
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
州事單周永懿貪暴不法則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
其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
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
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
懿之弊又言劒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
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
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
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
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閱爲各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卿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恩
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
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
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
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宛
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霖
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
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
上皆嘉納初京東不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詘不相通
知詔復合爲一路命公爲轉運使重盡領其事召還陽

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
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
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贓敗者數人勸公宜懲前事自
陳公曰吾惠剌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
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
復朝請大夫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
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
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
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
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

不耶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事則秦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遂句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灘州守姦贓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禋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其事未定惠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

諫大夫既拜命即以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右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遍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大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
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有闕
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今及三代今乃舉置諫官使
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
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謫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
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天聖以來謬濫
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廢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久數以抑
濫進再言京東鹽禁未便宜施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
制縣道以便程督罷發遣得申以蠲民力行新中舊法
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役罷給空名官以處吳越

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命
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
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
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
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
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
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
飾吏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
為於治則稱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
新進少屈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

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
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
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嘗軸處
中初無益於縣官晉蓋謂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
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今天下賢士之游其門
者後皆知名名經術有師法公論注多出於新意聽年爲詩
楚辭元精泰山孫復春秋數員今世學經術者
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
九誦以謂有出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
言幸足以御今官足以庇身強足以守官深於經

達於人情文曰金石之銘皆首忠哀則公之德善於
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聚斷十卷典
說一卷治世龜鑑言七卷諫垣奏草二卷刀筆集慕庵其
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愉婉
嬿治家有法封其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女四人長早卒
次適趙氏次適蒲氏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
男一人拯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子兄之子故
婿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之儒鄉高村之原前期
潁以書走洛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
過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
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
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圭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
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
父格前通州司户參軍參軍右班落寞縱不耐細務自司
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入金錢邸第甲於一鄉
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贊補隙扶剔舍負
日繼月收市筒幺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
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煩嘗某年以入粟試將
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
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
人一主於恩意叔父某爲不悦者所構剌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笞殺家奴剌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
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箠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
剌史得脱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

也即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使皂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未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縣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等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處主杖藜相從蔬食清談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舉進士賢聖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二初聘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踰尚君病殆篤喜藥自

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行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葉文柔初君好學閒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爲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撥其尤著自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
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
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
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盡婦姑孝
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講佛經無復
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
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盡之喪
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過乎且環
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
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性士所與遊

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
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賤二庭女子之厲也矧又如
此生復何恨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紿曰
吾侍君疾將珮之以厭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
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趣使持
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殁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
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
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
斬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
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簽

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
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
如已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
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
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有襁褓中
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
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
主出家天禧三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
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
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
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
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
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
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
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
從瑞新禪師游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宗主之事自
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
諦或雜以嵬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幷一僧去每升堂

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亦各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鵬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

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
厚习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
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
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僧寶傳
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
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于金
牛之西壠累壙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過人有愚意雖
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事來文室
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竭歸之又
多才藝工於詩字書嘗有法門屬絕口不揮筆雖文室

錯出處之晏然無
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
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
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
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
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稱耄
與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寶雞攝太寺本朝因之其出一名寶林一名
飛寨一名龜出土有繡菩薩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夕災棟宇俱燼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發其
衣冠繒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敎事公爲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莫承事下至刮
摩墉石之役咸盡其能而介書以財爲施其制蓋即
山巔爲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爲維摩殿殿旁如塔之
制其南降帝蒐山臞爲法堂堂之東爲寢堂又東

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
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剎庫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甓
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甓
未踰尋暮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
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几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
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
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
林蔵山也卧龍爲郡守所治而蔵山少東不能正受秦
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

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
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閡者十六七而前此詞
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
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
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
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
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既
爲之記矣今棟宇盡
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
爭者也盍撫厥實

無窮不亦題歟觀再
命撰其大槩并公之意而
曰寶林事實以獻諸
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坎圠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
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勸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
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
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三穗或三穗其多有
至五穗者 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

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三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馬四少以文翰見推流輩往官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秦觀 少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嘗金鍾之禄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汩没德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此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晝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

何以厚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
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
青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
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
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邴茅胙祭之國
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怠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從
淮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
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燦然與唐虞同風逮承
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
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
養嚴却客疎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
於至誠如其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
魁奇儁偉之才乎誠推所以厚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
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
業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
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
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太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之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拖茹臣之吮而奪其氣此其學

勝音陞
囊也

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五泰氏持策攬轡圜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

搢紳先生有告其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
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
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
道如元氣行乎渾涵之中其發為風雲雨露者特糟粕
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發身從服役之後求
所以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恒區
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此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
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未腴之
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焉書先焉
某大治無業金大陶無棄土汪海未却水王侯不遺士
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
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
辱收之請繼此以進于員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
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
縱觀其形勢而私擬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
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揣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
媿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
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劒工之惑劒冶能名其種王工之眩玉
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
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
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益求試有司遂得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
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鶱騫鬱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
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
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
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欵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
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
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
舄也稿觀今之士子出

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
爲介紹談說道真以爲贄獻善詞令以干謁者倪理色
以叩閽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亦相仍扶相屬
也然而得善過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
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
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
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贄納不前謁
者未嘗知名閽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骯髒之文
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

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身前日富一進鶚於執事扈從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聞罷滁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薙溉以莪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疎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真珠而不鹹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曾子開答書

知與足下善參寥至京久而復見自言與足下游最舊且數日出足下所爲詩文讀之其辭環瑋閎麗言近指遠有騷人之風且歎然如獲明珠大璧雖德不固已知其爲希世之寶矣他日以示一二同舍皆咨嗟愛玩然後信其真靈山之瑑也方其時雖未識足下面而心亦已知足下之爲也既而摩挲顧撫盧未及再見而行李已東繼摩枉書歷叙未嘗相求而相知之意以謂有古之風此非固陋之所敢當雖然吾二人者皆與參寥游因參寥以相得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所因者賢也又蒙示以詩賦文記七篇蓋晁文章之富擴而充之何所不至此又區區竊望足下於他日也久欲以書數萬一部相期以古人之詣則跂數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其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

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其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
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
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
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久肝則爲
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
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皆苦入胃
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
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
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又當慮一水不勝三
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
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
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
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去
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
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
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
擯絕則內傷先人之明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

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論報無緣愧
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閽下之門由
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閽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長
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
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宵相摩跡稍接也觀以聲
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
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
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
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
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
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于乞
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
望垂悉幸甚
伯承拜命即欲奉左右之問屬守將驟易日迫賊事乃
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請令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
詔壇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
盛也際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
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衙

婚書

爰生擁書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
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勑冝婚姻之申結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記

秦觀　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蕭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七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

上海圖書館藏

二十有二人而録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
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
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
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斂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
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
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
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
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
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
次皐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龍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聽
法者二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説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
而收經興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
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
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鳥鳶者
施魚鱉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
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
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貍花
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年謁者五人受胡

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
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坐巨蟒上者一人背
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鬪麋鹿者各四
人俛伏巔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蓮蕾者一人從後著玉人
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漱筆者二人焚香而煮飲者
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
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覩者各一人
洗優者後洗而納優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鬍
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輦者二人
推輦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
珠者一人治絲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
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
二人贊者三人芒鬠檐簦而歸者三人東裝而行者一
人或坐或行或立勘趺款仗杖柱笠負數珠白紼山曲
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
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
眄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
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
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狻象者普賢二右補陁跪曲拳
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一六甲胄椎髻

挺劒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
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鈒與湯徹器外有六鬼有馭
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咮長翰後隱樹而窺
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
騎驢牛以從載星象挈篋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
數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鳥龍虎麈象師子馬牛
豪駝蟠蟒蝟戲猩猱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
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
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佛像而自隱於長[illegible]中人有所藏否輒竊聽而喈

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耐思若此然後可
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
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
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
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焉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畫君景儒摹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介州也外帶濤江濶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斤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詆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寫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

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譍顏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治然蕭洒人也善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渕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虎驟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幽而踞阻內無豪強之誘以散越其精多無豪悍之

脇以虧踈其氣故領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三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莊如
湘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篇輿則曰以不時至未是
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渡淨慈而北入靈石蟠桓
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真堂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廣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跋尾

覽太虛題名皆余昔時遊行處閉月想之了然可數始于卓
于湖至高郵見本虛參寥又稱與適越云秋扁舟相過以舶夏來果大
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其實不復見明年越不復以舶夏來果大
辨才參定遺人致聞且以不去中秋名相示特去中秋不十
日秋深方漲水西十里月出房心間既露港然所居
去江鄉十步獨與兒子遵棹小舟至蒼壁西望武昌
山始高木蒼然雲濤際天因緣以詩參寥使以示辨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以示參寥又適越元豐二年八月六
日記

建安之北有山歸然作相直曰北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皐背山而堂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蓑荷蒼而佃漁
清泠而漁者閒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情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趣幽隱分棲犴之居厠麋鹿之游
嘉君不取也乃爲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斷雲
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矣奔
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劒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槮
枝兮水驚湍鷹雀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嘗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芗室記
河南張侃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深而堅悍若僊縣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矣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逢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
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
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
濁而外者爲想濁汚而隤者爲情想情起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二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心意
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
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
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
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
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
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
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懽來者之不知也而
囑余爲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
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康孫

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
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不啻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
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
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辱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
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
王澤不流民旺無知父以子弟兄以殺人誨弟故天
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
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
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
為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願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詰掖垣從子無擇
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膺使行且登
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
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孳與
廬于父之墓紫芝白芝三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
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殷眩之
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
於上廣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
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
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耳言鈎距惠文之事几民
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
去視鰥寡孤獨之有於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
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
之情孰若勞人之亘晝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畏
者不忍欺紿之訟者其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
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
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
收皆倍已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蹟
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
頃而桑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
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
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
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
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京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
新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
我境盡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
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
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
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
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施官行已所可書者甚
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詞記云

勑書奬諭記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
發陳蔡潁之間甲而妄者四十餘人皆慓悍善鬬其渠
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

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飲食捕盜官
以故稀復遇閒遇之又輒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
都巡檢使與戰不勝其子死之奪仙居縣尉朱記吏卒
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潁之間復擾於是有旨合京
西南北部使者督捕務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
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借職錢五萬餘黨
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路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
不解甲而賊衆詭閱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
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
宅皆遠不可遽召於是從閒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
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鄉
其衆遂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
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
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
未至秦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潁之間安靖
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勑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
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
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効遽賜嘉承命震驚榮懼
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

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自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禮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脫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右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大會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

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又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道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瀧自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巉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二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贏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溝井之湯湯者熱矣彼汝水驪

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闥文魚
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得相與爭奇變態象得而厚焉其僻昧
不聞於世者又皆藏於叢薄壞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
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元滿
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
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
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萃以爲常越
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
記入望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衆龍曲道尤
鄭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晴望建業江

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數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巔從峯峯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實然深黑目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憩衆數百人屏以青壁而泉嚙其
趾蓋以乳石而鬲家其間視之或突然徹岸而出
若有情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皐口呀
而斷豁露其牙錯逆萃悸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窮也惜乎閟於龕巖曼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置其後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白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章歲禱雨多應云景文還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崎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朱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
小澗洎洎而流藩以蓼蒲以雙松每泠風自遠而至
泛條薄激於悄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匪鄉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轟立
姑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文因其俊以効履焉之下徐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載山數百畚皆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庵始甚卑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哉歟
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邊
求仁謁項羽祠飲驛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靜寺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
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淨漫之音故墟荒落晨
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
勝計嗚歲玆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淳南自淮泉來

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朔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秦觀 少游

前紫芝字序

余昔將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遂見紫芝焉生平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矣之異草也竊愛又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之又曰子求終乎終之又奚以爲耶沒身無終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當試爲汝言莫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

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己己物不二謂之真一主宰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除無捨後除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盡非有本則不能離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是耶然有本無本言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倚

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筍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則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謫官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
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
陝右以書抵余曰木不能飛空託太山則千青雲ノ不能
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史
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
曹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
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
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
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
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
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
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
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
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

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
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
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通與所謂君子之
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
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寡竊竊
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
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
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
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前適然以喜而終
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
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囂歸于一源吾亦
與之沉與之浮豈有取捨而不可哉何暇是否信誕之
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贊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
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
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
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
而東揚州爲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
縣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
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
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
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没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得每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數辰輒一來一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輾逢輒曼罵索酒不肯已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淳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耶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無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衣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者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暴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肥韋汩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嘗爲若語其凡夫愚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縵可以殆交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固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去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便似之也而復何苦縞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
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
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
舍人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
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洎水司馬
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
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

望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度不復以筆硯累慮
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勵學讀書著論起人局而臨稅之事
治刑名經著書或賦詩自遣新疾病中輒手錄古聖賢
嘗遷詔東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線先臣之故緩而
仕版不能慎事罹于罪戾余無以自贖閒因職事之暇
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
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數日神宗棄天下臨呼哀慟
嗚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上下共說於本學凡置諸士
議請生徒以新書從事余與定國之論多

感論著成一家之言豈其書非其氣論
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爲小人之匈而易其
之言可信哉之事未嘗請觀其書而定國乃以副之
未嘗不爲序賢會之而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趙之
哀太緊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許
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亢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
是月有雙烏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雛雙連各

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
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
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
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壹
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
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類
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
龜之屬睟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
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蓋
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黃行既浮之所鍾和氣

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其
文彥贍端仁又以學收科第兄弟相繼有聞於時而
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宅
又矣宜其餘者發為華采之瑞也昔楊實得王母使
白環四枚而實生震震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皆
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矣蓋有
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王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以
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三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月

時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
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孰羌獄上
書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有時名鄉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悅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縣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自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相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奉陵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朝衛俄趨永厚陵
淚灑峯霄漢外音容西望杳難勝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先帝升遐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蒸嘗即治隆
欲報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軍後宗因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女青閨猶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榆關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津星虹山忽遠真內人歸賵盛挽者轉哀新鶯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遠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
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訃西來上爲驚玉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槃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觴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遥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汩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之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茫芴而宣宝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爾來遲而去速兮固前修以啟寤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謀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絶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奠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遒雪滅而燄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卑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弗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
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
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
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
惜處兮忍此奄奄而鑿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
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
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友
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
冥冥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
虛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
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
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前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襯以
增慟兮涕清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言而
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
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嵚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隸幣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髮驚騰上紫微又騎其尾去朝野渺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有依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褒禮終有恨毛毳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爲秦國華藝文多善稱家王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名不朽德部此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爲慕史氏筆書
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千月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閒和我新詩意故山今已始知詩是讖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不更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郇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觸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者舊哀榮世未如襚加三事褒奠致兩宮輿鹵
簿前導隊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痾及故園壷遂暮年非不遇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柰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淚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信仲間誰請尚書壷給札
盡抄遺藁入名山

岣嶁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戎冠侍冕旒白頭淹邸外諸侯簉中尚有東封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劒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潛然

自作挽詞昔鮑昭陶潛自作哀挽其詞哀讀予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

嬰釁徙窮荒茹哀興世辭官來録我素吏來驗我晁藤
東木皮棺葬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未敢歸惴惴猶在茲音恭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
朝作飄零至於斯弱茅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

海豆免從閣維茶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癘江急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壙宮生死辭從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
挽歌辭

淮海集卷第四

滄海居士長短句目録

卷上

望海潮四首
水龍吟
風流子
夢揚州
沁園春
八六子
一叢花
促拍滿路花
滿庭芳三首
滿庭芳

樂
蠶
花
織
婦
詠
花
詩
蠶
蠶
春
詩
見
落
葵
詩
絃
歌
行
詩
橋
仙
詩
減
字
木
蘭
花
詞
詠
柳
詩
詠
水
詩
詠
雪
詩
詠
月
詩
詠
日
詩
詠
天
詩
詠
地
詩
詠
物
詩
詠
人
詩
詠
古
詩
詠
今
詩
詠
事
詩
詠
景
詩
詠
情
詩
詠
理
詩
詠
意
詩
詠
興
詩
詠
賦
詩
詠
比
詩
詠
風
詩
詠
雅
詩
詠
頌
詩
詠
詩
詩
詠
書
詩
詠
禮
詩
詠
樂
詩
詠
春
詩
詠
秋
詩
詠
易

淮海居士長短句上

秦觀

少游

望海潮四首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嘯
起珠簾十里東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縈飛蓋相從
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掛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
濺雨寧論爵馬魚龍往事遂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幽
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拼千鍾

其二

秦峰蒼翠耶溪瀟洒千巖萬壑爭流鶯花滿城謾問畫戟蓬萊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泛五湖煙月西子同遊茂草臺荒苧蘿村冷起閑愁何人覽古凝眸悵恨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畫蘭亭古墨依俙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吳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洲

其三

梅英疎淡水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茄有華燈疑月飛蓋妨花蘭死未空行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烟暝鴈無柰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其四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中庭殘燈簾幕忽忽共惜佳期纔話暫分雙旱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襜輕別兩依依別來怎表相思有分看承子合數松兒紅粉態衰青戚嫉納丁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覩去無疑但愁生騎注著會有分于飛

春

[illegible]雲迷空臙雲籠[illegible]畫[illegible]蘭[illegible]漸誰家燕喜
[illegible]香少[illegible]蜂性盡[illegible]無人簾幕[illegible]風[illegible]遊絲時
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illegible]
風流[illegible]心易感但依依[illegible]立[illegible]盡桑[illegible]念小奩瑤鑑[illegible]
勻絳蠟玉籠金鴨時熨沉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
青樓成異鄉[illegible]憶事縱[illegible]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

小樓連遠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
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責花聲過[illegible]

[illegible]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
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
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刻盡還生念鈴外青驄別後水
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忍柔向
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
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芳草鸚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羊車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比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筭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凝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妝初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闌外東風軟透繡幃花蜜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鵜鴂啼破春愁長記

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爲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班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落滿空寒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

杭鼇峰水面倒影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

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烟易涼颸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艷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正杳佳歡未偶雞留戀空惆悵

夜嬋娟未滿嘆玉樓金闕萬重上那堪萬里却尋歸路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柯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窓隙春思如中酒倦懶對洞房迟又曾寄青鸞鳥鴈雲散無蹤跡羅帳舊歡無處尋覓輕紅膩白步步叢蘭澤約腕金環重寄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舉常懷懷後教人信將君淚不將

長相思

鐵甕城高蒜山渡閘千重樓十二曾樓閘待月捲簾披

風依然燈火揚州綺陌兩頭起歌巷轉鄰兒温柔曲
檻俯清流相望淚痕凄凝愁勤裁尺素奈
念遠絶秦箏風深柳絮相思盡雙魚難渡瓜洲曉鑑堪羞鬢
驚未老不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
離罇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
點流水遶孤村
[illegible]此際不盡解帶輕分設羸得青樓薄倖名
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其二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
江清獨棹孤蓬小艇悠悠過煙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
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
萍飲罷不妨醉卧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自高未起
枕上酒微醒
其三

碧水鷰秋黃雲凝暮靄蕭
徘徊又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聲催西窓下風搖翠
竹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悵望新懽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
開謾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攔久金波漸轉
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三首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
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剪西樓促坐酒杯深
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雁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
獨有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
奈春歸
外畫樓獨上凭欄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寂恨

誰知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

山禽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艷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閑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空飛舞柰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却有箇堪憑處

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

花為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

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捱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間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眞。水剪雙眸點絳脣。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頻顰盡道有此堪恨處無情

往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以院謝歸歌之亦可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橋羞

初見時

銀燭籠羅黛淚垂多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

再期

河傳二首

亂花飛絮。又望空關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

雞祐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頭聚莫怪為伊風

死縈腸惹肚為汝教人恨處

其二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着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

浣溪沙五首

其二

溪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掛小銀鉤

香靨淺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照水有情聊整鬢倚欄無緒更塊鞋眼邊微蹙懶歸來

其三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艷是龍涎洗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柰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麼

其四

腳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粉一樓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其五

錦帳重重卷莫霞爭風曲曲鬬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其二

遥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華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其三

幽夢忽忽破後粧粉亂痕霑袖遥想酒醒來無奈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遠岸夕陽疎柳

樓外殘陽紅滿眷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四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其四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其五

退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鞦韆未拆水平堤落紅成地衣

阮郎歸

遊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畫被酒懨懨排悶更

別離

其二

宮腰裊裊墨髮鬆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頻秋風靈犀得暗通

身有恨恨無窮星河沉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其三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徘徊孤棹紅粧飲罷少踟躕有人渝向隅

真珠簾滿真珠梨花春帖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斷腸

無

其四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靡謖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鴈孤峰嵗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梆陽和鴈無

滿庭芳

北苑研膏方圭圓壁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

尊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擎香泉濺乳金縷鸂鶒

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
山搜攬胷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
相對小粧殘

其二 此詞正少游所作人傳生觀撰非也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
紅英舞困榆錢自落鞦韆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
柳低按小秦箏

多情行樂處珠鈿翠盖玉纏紅纓漸空金樞花困蓬
萊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欄久疎烟淡日
寂寞下蕪城

其三 茶詞

雅燕飛觴清譚揮座使君高會群賢密雲雙鳳初破繚
金團總外爐烟似動開餅試一品香泉輕淘起香生玉
塵雪濺紫甌圓

嬌鬟宜美眄雙聲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
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懽未盡
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簾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薦見枕衾鴛鳳閃即
和衣擁

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窓外月華霜重聽徹

梅花三弄

淮海居士長短句中

淮海居士長短句下

秦觀 少游

調笑令十首并詩

王昭君

詩曰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衽登氊車玉容寂寞花無主
顧影低徊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
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曲子

回顧漢宮路楫檥檀槽絲竹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

偷彈玉筯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一

樂昌公主

詩曰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
共抱牋牋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簫鼓劒擁玉人天上去
空携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輦路

曲子

輦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汙往日
歡華何處舊歡新愛誰是主啼笑兩難分付

紅愁綠慘見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樹動
夜半紅娘擁抱來脉脉驚魂惹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
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達困鞭釵橫金鳳

右七

採蓮

詩曰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
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棹轉舟回笑人遠

腸斷誰家遊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曲子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粧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八

煙中怨

詩曰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為綺羅句平生未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剪能使佳人動幽怨

垂枝壁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眷戀

曲子

眷戀西湖岸湖面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

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剪能動芳懷幽怨

右九

離魂記

詩曰

深閨女兒嬌復癡凝春愁恨那復知曩見唯有相拘意

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

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曲子

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
隨君歸去異時携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户

右十

虞美人三首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
柳花無數送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
無情江水不西流

其二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回可惜
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撓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徹
波澄不動泠浸一天星

其三

獨倚危檣情悄悄遥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其三

髻子儂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摸樣早心忪斷
腸携手何事太忽忽
不忍殘紅猶在臂飜疑夢裏相逢遥憐南埭上孤蓬夕
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 夢中作

春路兩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雪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苔陰下了不知南北 東坡改尾句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予此詞至流涕乃命本使戒之魯直改少游事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眞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

淮海居士長短句下

上海圖書館藏

卷第一 詩
秦觀少游
進南郊慶成詩
越王幽眠
山陽阻淺
次韻參寥華老
送楚景之循州參軍
贈醫者鄒放
茶
贈張潛道
荷花
茶臼
劉公幹
石魚
贈張潛道
荷花

酬曾逢原冬寒見寄次韻吳興道中
無題二首
喜雨得城字
東城被盜得世字
夢伯收文公
送佛印
流觴亭
逢萊閣
卷第二 詩
送羅正之提刑
秋夜病起讓蝸牛
送孫誠之尉北海
抱甕
讀列子
和顯之禪老
清夜
南北
和王定國
別賈耘老
陳令舉妙齊詩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和參寥赴贈之潛之什
赴杭倅至汴上作
織錦圖五首
卷第三 詩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次韻華老
贈蘇子瞻
送陳太初道錄
次韻安州晚行寄傳師
題五柳亭

觀寶林塔張燈　還自湯山四韻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追次其韻
次韻公開州宅月夜偶成二首
次韻公開即席呈太虛　次韻公開受代書逢萊閣
次韻公開聞角　寄公開
呈八韻　奉和華老
中秋夜詩　致政通議口號致語
口號　悼王子開五首
卷第四　詩
秋興九首　擬時運　擬王粲仲宣　擬阮籍步兵　擬左思

金山曉眺　病中
聞鴈　冬蚊
白馬寺晚泊　雪上感懷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官　處州閑題
春詞五首　秋詞二首
遊逸亭　春日
雪中寄丹元子　宿乾明方丈
新開湖送孫誠之　呈李公擇
落日馬上　次韻參寥三首
和書王慶賀秘監堂三首　和書觀妙庵

早春題僧舍
賞酴醾有感
卷第五　雜文
代薊州謝上表
坤成節功德文疏
賀孫中丞啓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謝賴州呂吏部啓
與許州范相公書
卷第六　雜文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代荅范相公啓
賀吏部傅侍郎啓
賀門下呂僕射啓
荅丁彥良書
祭監稅主簿文
盆池釣翁
雜說
贊書
時食
化治
鎖星
車
戎冶
録龍井辯才事
題彭景山傳神
清和先生傳
通事說
種變
制居
錢眼
添梯
禱神
書丁彥良明堂議
書王氏齋壁
淮海閒居集序
法雲長老然香會疏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精騎集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狀

淮海後集目録

上海圖書館藏

秦觀　少游

進南郊慶成詩并表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纏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兩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温畢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遽此臣雖踈賤通籍祕省頃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

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彝章預講紛然由臺議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獻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即自然丘扈蹕三千劍干霄十二樓鈞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畢生陽不待劉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裀却霜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毫日初鳴仗旂風不滿旒回鑾龍入馭清蹕鶴為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

不憂衣冠千主簡宇宙一金甌可伯豐年屢當知世德求瘼無旺馬羊作頌配商周

幽眠

幽眠延常晚冬暑復不長中閒數十刻倏如驚鸞翔晨浪粗云畢申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夭迫逆旅死生猶轉商斷事來旋云去遲速乃所當較之亦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槩付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余一醫覺軀身世成渺汪宿莽冬不衰蘭苣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迎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蠡與難難終
靜會稽恥列國不敢干智者見天兆愚夫暗前觀范公
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清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
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兎走猶狗
悲鳥盡良弓閉自古身不退多爲世所歎

隕星石

肅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爲霄漢間墜地成此精雖
有堅白姿堀然誰汝靈大眠牛礪角終日蒙羣曜晴晝
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芒角姿第羅空青儗仰
飛中萬化無常經要知風雲會不復歸青冥

山陽阻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
風動深夜原野眇林爽青天行蟾蜍枯水轉魍魎此時
望茅下去心劇於饑渴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華老

悲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枳與棘尔復鼓狂鬧我
豈既已頹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枝橫力難與較黎明
起罷晴月射魚罩死水失狂瀾衆木回故貌勞生眞
蒙事往趨如睡覺疾秦鼓黃鵠吾其理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得芳妍
因一時美難以相嗤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
南國俊聲猷推妙年數奇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
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頡頏巉荒天雲髮三
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騫

茶

茶香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
客集堂奏圓月探奩盞玉鼎注漫流金碾響文竹侵鬟
夫曰奇疴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
厥龍蘭續願君斤異想使我全芳馥

茶曰

幽人躭茗飲剖木事搶槍制合　形雅音伴柷椌虛
室困亭午松泉明鼎窦呼奴碎團月搗首聞錚鏦茶仙
賴君得睡魔貧尔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借黃
金碾自此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警群聽緩和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
無筍虡器自協衛鼻宮摯然嘗又遶有裘民風山泉
泊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聞鍾鼓清響傳無窮惟有
寶陁山於青猶冒通一開卻得辭石譚亦報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依金室君
王事遨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當年
侍賓酬珠玉在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絶冠儔匹所得駈
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
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支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徃歲
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遺兒求執鞭晚棄李
卿役青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

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潜道

張生何爲者落魄不自拘獨携乃三尺琴笑別妻與孥一
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虚朝游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
食羹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
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秖深適鳴戲亦已愚願生脱蘖
執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脚落日半遥荼芙蕖淨婀娜麗服撫翠茎無
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

惜晚晚酒至誰與斟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開獲
清賞芙蕖一何綺美人艷新粧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
妻顧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泚薄暮風雨來
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當老秋於忽少佳意軌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
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盛熱傷月濯涼吹又如
覩巨梓却覩蕭葦細十辰同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
空虛終日面林臀聞人足音覽乃道所契方念衣袖
分明月忽我畀眷言何以慶同所詣

吳越道中

龜蒙事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
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搏有酒漿

無題二首

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然死生變豈為憂患渝西
伯囚演易馬遷罪成書惟剛趨和巢淺淺非丈夫

其二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欻然化蒼狗俄頃盛萱蓋達
觀聽兩行昧者乃多態舍旃多萱陸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并一氣或錯繆徵伏相寇兵惟
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
畏推逐黃意不散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多生黃塵暗
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昔回旱議沮莫行蒼然靈膏
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
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
然信難名行吳耘我稽歲終許坻京

東城被盜得甘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遭穿窬計取逮今衾枝微思
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乞誰量勢誰云同
室闖門闖戶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睨睫之倚柱
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云弓豈須求
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
喜夜深墨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

夢伯牧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棄有司却言歸山路君
王下明詔群英翕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騁步擾擾
天地間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

馬牛不爲匠人顧昔爲士中花行待東風煦今爲簪下
草遂矣霑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緜歲莫多嚴
風絺綌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
活此舟中鮒

送佛印

抱包初捨蔚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爲上首
幾年彌勒作同龕真珠撒帳開新座飛鳥啣花繞舊庵
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闢會流觴亭

倚引湖光一派飛水觴還却似當時吴歌送酒隨流急

艷艷浮花轉曲遲山廟早因前宇徹冰盤元是故王遺
年年禊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闢會蓬萊閣

林聲撼撼動秋風共躡丹梯上紫龍路隔西陵三兩水
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蟾湧青宵畫欲成
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終古落猿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爲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閣
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子敖終作富民侯
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淮海後集卷第一

淮海後集卷第二　詩

秦　觀　少游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疴當年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窮風
颸戾戾輕露氣霏霏重落花伴徐步籠燭覺孤諷緬惟
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為用素心既
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擯蝉棟雄深追揚
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飛鳳與時昌楚越
於我實伯仲尔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
託鯉魚送二物或慰時已晚文詩生無根蔕若

凌波蔚昧者復汲汲晨暝趨
必中自匿嫫母容對客施施
夢形骸猶汝辭利勢猶君動
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
瀕入規模垂耳受羈鞚行
往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三鄉始覆盂地據揚楚脊
戲神珠正晝飛霞靄昔日
笙辭[illegible]荊山壁小為
貢夫防大為方久敵去今少
環以高湖鮭芙蓉無壁蜿
未無異姿雲氣殊夢積所

寄[illegible]

[illegible]論喧鳥噪金石奏賦明
霄十載迫窮厄焚舟更一戰
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
十乃古昔勿云名位卑九
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
四極行矣壯舊圖兒逸
[illegible]

抱甕

[illegible]抱甕老人汪乎治其內
器欲溉樸為量固已陰着
得揮施實空空事機械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無後之目無達不慙有期足
捷採蒼濛俱令傷者懆 唐詩品彙謂不能使孔丘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人治經論艾灸猶未除冷
風奏哀松寒月挂碧虛此意了未諭悲哉周孺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鳥不息胡
為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鳥上下與水俱不與水俱以全其軀遇
物貴令名修身戒明汚胡能著雲冀浪自驚群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并於邑歡言公子坐失百憂集宵
菊蕙煙橫寒炮玉脂泣勉旃泚南圖荷華行滿隰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
十月未寒如曉秋山僧引客尋舊屧老衲到平地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
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却向中灘望蕃憶當時屧憶老衲思覓且欲歸

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雲之濵服光氣不食年未為世所掄
盡入詩句為奇新忘歸築室反觀我與若參辰
目開飛鳥繒蒼鱗俛仰見真趣貧賤不浪慙必中的疑有神
孰為一見同天倫共揖飛光易沉淪莫若痛飲還我真
況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珍
瓦甌竹筯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
念我行當西道秦挐舟來別非所欣欵託毫素通殷勤
華匠旁矚難揮斤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

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足事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膽無與儔使我今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
翻星轉日吞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睟域
一班縱復為管窺萬派終難以蠡測區區文墨倦高情
解鞅還游恍忽庭半槽新水六尺簟卧視雲物行空青
伊我籃輿抵京縣淨慕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
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眞蟻鬪蛾飛愁殺人
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莫未春風換
世事蜩毛那可筭幸謝故人頻寄書吳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女詩

西湖水滑多嬙嫵妙女十二年芳肌膚皆白髮脚長名譽早發有聲溪上夜無伴舊歲能如華月隨滄浪音聲入雲態自勝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如良少年射策論未央俊詞偉氣振開張王杓貫斗生怒芒三冬文采老更昌故使歛翮窺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浩歌騎牛倚傍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三溪淡淡鑒眉黛光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美去後音容寂何處莊莊暴舊迹舊舊遍北部山

豁然猶來丘壟積於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只知恩愛動傷情旦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舍弘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貪聲戀色鎮如癡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若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日月遲遲異短明三島拿秀麗皆仙格女蘿覆石喜黃花芝草琅玕知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乘槎擬欲扣金扃直泛紅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傾老鶴松間三四隻唳天聲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翮驂鸞未遇且悠悠盡日琴書還有適紛華住使從吾前

爭奈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業低顙未免拾言責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密覓長生遲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爲莫學迷徒顛針灸

薄伽梵相合空虛化人分設同凡與衆來示滅二千歲

真骨萬里傳中國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

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儀開群愚備從好事圭雲上

湧出瞻玩相歡娛靈牙寶色玉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

巖巖一一出御弩蛇蜒續袋業緣碎是時賓客盡上士

回向已登十地初勸勤稱讚出數點坐人顧眄驚俗污

悉人生信如夢浪逐聲勢幻翁鬢已霜源清淨誰復

無枉入諸趣更嵚嶇願因今日詣具睹古松白日常蕭疎

乃知金山妙難測餘潤普及露凡卉況復老尼亦才辯

朱夢碧足非難圖行看岧嶢倚青嶂翰翁嫗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眷高履危足在外

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

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彊名目天元

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弄泉注音石乘若飛浪來雲根

朝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名蘭奮漢人馬靜

想見雉堞低金盆報龍去更久東歐皇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干金濯足清江起南國議顧似蔡客豪快奪莊雖如隆雨東城橋未足論冒何爲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蹲苦平生瑰瑋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書簡那見連牆住時清不聞鷄舞相從歡喜見車馬書世事動聞喪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窠俎

早春

黃金藪藪滿垂楊並岸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

文蘅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飜稜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淮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鑪地燒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夢魂不到關山路剩見江南二月天

起西窻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

絶令以補子瞻之遺

其一

江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虫
曉禽鳥啼破夢魂怨

其二

睡草露如鄰倩蒲萸花飛似妾情多歸鴈
語驚聞時斂翼蛾

其三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夢復東深院小
簾鴛隔倚更誰同

其四

寒橫霽色天況水鳥宿寒枝竹琯煙含春意
遠

晉清花半

淚凝殘燭畫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
字字愁縈書斷腸

傳文錄

秦觀 少游

沙磧孔雀并會又明日暴書

上帝圖牛牙傳觀詔特容氊盛饌紫駝峯散
峽牙箸仁詞臣侍宴如前請歸備北堂供

女[illegible]言目細髮度關年蛟觀兒豪後飛鬟動眇綿祕
書窺甲乙容室詔溫宣已叶半平進仍親天五天御香
春晚住宮蠅夜深燃漢鼠蝸頭筆峭鴻蹄墨健連孔鸞人
共貴蘭薰壯皆憐附尾方瞳若提刀獨勵然皇囊封細

札青簡續遺編壁府深難進龍媒儻莫先農參纂計
宗伯與賢王絃行真即金甌忽浪傳兩輪若上駕百
丈剡中牽荏苒鴛鴦老淹留實傅選星霜俄九換金竹
遽三遷鼓吹旻雲外旌旛楚水壖經綸殊業倦憲臺復
相連惡草空搖毒群蝸謾污涎松鎡終不易雨露豈無
偏樵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鄰惰閑處樂閒靜中全成
禪窻推龐蘊親評玉閫篇
月黃塵裏灘花白髮前水聲清照膽山色遠浮天湛無
猶飛隼功名卧蛻蟬慕難留荷葉謾勞鐫佇續清
都夢還隨濁世緣泉乱淹足風朝岩應便預想朝芒

慶曆福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録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蚘帶
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
流俗笑一旦五侯誇基惜春深日琴憎雨後蛙背因書
字曲髮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
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名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劒
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息蘇子瞻聲名絶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

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紲
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
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 人傳前席須宣
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傳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
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閭
閻鼓遠軒舟舫橫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煦密奉慈觀亙照三 冢分輝七寶欄勢
聳金界迴影蘸玉盌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
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
蕊海光集匝宮壇罔罔連青昊欒欒逼翠巒鑾月卿秋抒
恩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驂度葉義天黃雲腳亂村黑鳥翎訛潦
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江練不卷溫井鑑新磨漁火
分星遠沙鷗散點多覇祠題玉筋龍窟受金波琬琰存

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龕瘦骨士雙蹉盡頭陡飛鳳鳴深
宂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梵禮青螺　馭沉荒楚
仙春沒淺沙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滲澹日連霧蕭
騷風轉阿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遥聞隻履去脩然詩輸纖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
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
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稍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
白煙濃淡鎖華堂畫名越艷誰與發角動星辛自感傷
山似卧龍天似水却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緯歸金井
月轉檀欒陰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煙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關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

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旦暮樵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
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洒異人間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　地底氣逾深千官月色覃于曲
萬里天光魏闕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
早寒時節蕙後更遂西風應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揖眷衛初同芾蘿帷夢回金殿風光
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歸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
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龍上才自傳林塘隨畫去
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
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奉和華老

童子何知華最深文班籍湜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
揮麈常聆金玉音黃卷青燈晚終紗人散夜清森

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 并引一云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兢為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身遇聖神家傳卅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堦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象雍照海旌旛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千鍾歌扇驚圓玉一盞

注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豫寧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地陌東吁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異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晝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帚金醪通繡綺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釀酒花侵席寶鼎呼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足心士事常居八
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三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
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
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摻撾鼓
爲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臥牛阡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愛落十年間輕
軀靈輀動悠揚素旐還暮年還抱愛應　辨追摹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霏霏耆安豐民
詠濡須政朝推胸臆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暢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
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壚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聲病如可彊猶擬莫生芻

秦觀 少游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窓下百事遠客慮無端葉閒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縈纏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人生苟得悲歎我不悟春愁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推車謁梁城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不如

歸舊山蔡霍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疎林林間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酤林下邀同斟癡兒踏昏歌姬妊足訛音日落相攜手涼風悅生襟

擬李賀

魚鱗梵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窓尺鯉沉沒斷消息燕子將歸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莊莊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艷枝蜻蜓晨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

對吹疎雨灑秋江霜風暗引芙蕖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棲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王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卧北窓下玉兔驚光照清夜故人別我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人容衰薄漸覺衣袂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

中休何必懷黃金印乞爵通侯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袞袞共埃塵貧殘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窓風霜葉鋪堦疊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目下生涯寄斷蓬弟妹別來勞夢寐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煩屢索南州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看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辜負拍浮多愁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鸚鵡喧喧百轉更風雨滿池人臥病地爐湯鼎更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煩君具傳
爲說淄塵欲滿衣

冬蚊

蠢蠢蚤罪一倫未如蚊子重堪嗔萬枝黃落風如射
猶自傳呼欲噬人 文忠公云蚊子最可憎是先要鳴後來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遠樹依稀下岸行人物漸稀疎磬斷
綠蒲叢底宿鴛鴦

雪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馬寺長廊古壁豪藏 相游舊事啓尋無處問
雨荷風蓼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其一

刀圭雪毋具晨飡門對三層步升壇夜考鶴經分七九
曉卢晨氣辨歲丹

其二

火棗交梨近可飡不須地肺及天壇龜藏坎海毛皆綠
鳳宿蒲宮色自丹

其三

紫府沉沉掩洞關竹陰清掃月中壇歲星倘得桃枝碧

董奉栽成李子丹

其四

囊中玉色已經食醉拂絲桐坐杳壇應笑倦游塵滓客
鬢毛蕭瑟事鉛丹

其五

漢武遊心縹緲間文成五利盡登壇何如屈曲韓夫子
不羨神君白玉丹

其六

使君不住道家山時訪元都太古壇陰憲已能追許令
治功不獨過韋丹

呈李公擇

青箋擘處銀鉤斷紅袂分時玉筯垂
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鳥上

日落荒汀白霧深紫騮嘶過碧山岑
山禽回頭已笑來時客

香貢金盤墮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其一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春風滿路香
不得仙舟看鸂鶒空餘黃鳥弄新簧

何妨白眼望青天

其二

安在路與雲齊僕僕風
何須車子更安題

其三

且折花枝時醒人間時
畫虎成

其四

老仙謫宦統東城古木
參天繫馬處

風流何必並時生

其二

史君平昔慕玄清一到禪堂意一新戶外黃冠應指點
公應便是謫仙人

其三

衣屨蕭條氣久清豪家門館未嘗行朱甍碧瓦何從得
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庵

龍瑞宮中種玉人誅茅結室傍秋雲自言洞裏山川別
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蕾北澗綠水方通流歸去一春花片落
定應多在此中遊

盆池釣前

誰刻仙材作釣竿足池終日釣微風令人却憶鴎夷子
散髮五湖狂醉中

賞酴醾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唯見此花堪斷腸借問斷腸緣底事
羅衣曾似此花香

秦　觀　少游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从萬死聖恩寬大尚假一麾顧惟昧冒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縣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悶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承流況臣粤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辦之不早噬臍迫於采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竊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遺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瀕南亭秦望北負卧龍戴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國朝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雲宇化爲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額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緇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田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謂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并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效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

寶宜永爲須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
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
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庶使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
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
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
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鵲
語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兩土員多之文
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睿圖聲

會於中天

代荅范相公啓 堯夫

詔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
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
西漢宋揚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
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
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受立之求以
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

賀孫中丞啓 和甫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致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鯉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孫逊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粤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栢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蔡鑊之不采某叨拘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 去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

隱爽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藩節初歸常新
望宏之妄楚郊卽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
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
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水監之無私王體一謀
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區驅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寶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
精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嫡
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與
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

必為臨大節而不奪入白臺省者聞折檻之風外振戎
機寖罷爭桑之釁負謗而精神益勵處閒散而聞望
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
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可行於反
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惟賢復
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
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是倚制四夷之命其
風登門伻久曠書勝方從沙汰之餘未[illegible]之[illegible]
閒進拜倍切驩愉嚴石雖瞻尚鬱揩紳之論豸衣
疇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徽神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式
臨斯民先覺毀譽莫為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斗
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
然揩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
樞揆之崇邸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
六歲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賴州呂史部啓

伏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頒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

謙沖退增悚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
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
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驚
驚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
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慕义覿德
未遑企頌之懷敷宣閫閾
苔丁彦良書
并惠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遣來高況喜休光感以
慰寫縞味詩之大意學多幸參政治之資實生民儀言
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

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撤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其昔既有保全之賜今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屏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閽又不敢具啓事以敘悃愊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主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既未遠人其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僚友之

雜說

唐杜洮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筮首親督耕夫一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拘繫踼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已

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事序事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修史

蠶書

閑居婦善先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青篚厥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土青驪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土赤埴墳厥草惟繭厥木惟條厥土白墳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壤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土黑墳厥草惟繭厥木惟條厥土赤埴

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蠶則蠶蠶毋食二葉

制居

蠶處務令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薄蓋籠以蓄暖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爲提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量其葉餘必時去之薄葉爲薄厚勻密居薄之蠶欲溫居薄欲涼故以薄居寒之以風以綏蛾變

化治

蠶今新剛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箭其繭附于先引謂之饅頭毋過三系則系麁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外於鑷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爲淺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掌揷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繭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爲三薄薄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倍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鉤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開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轅轅必著其輻輻以利駛系

禱神

卧種之日外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鷄設醴以禱婦寓氏公主蓋蠶蟲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吾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桑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槩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劉君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蘭之末蛾而窾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名窾蘭雜全蘭治之皆

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
嗚呼世有知予闡治絲去蛹以教人則貧蠶之死可
勝計哉予作蠶書是蠶有功而不免故録唐史所載以
俟博物者

書丁彦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
戾丁俠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援質有根柢
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
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去

録龍井辯才事

歲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謁
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
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
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
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
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
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不卯人死
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
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
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

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
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
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
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荅曰
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
軺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己逐物爲物所
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
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
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從
是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去是夜謂兒曰辨

才之功汝家之慶無以第焉吾將去矣後一日復來良
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而爲別因相對引滿酌
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
日臨岐一盃酒共君　遂去不復見子聞其
言久矣元豐三年見辨才於龍井山間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
歲夢衣裙婦人抱余置床上曰此王氏齋壁也余來爲汝南康官也而叔瞻亦奉太夫人間居於郡之西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業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武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裔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徧體不降者皆爲城旦夫

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捨館而歿聽之未忍發於灊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豐歉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遇北歸悲

顯靈景山傳神

內翰崇班致仕彭城崇仁李公出守中山不事事日不可治如老將伏櫪志未嘗不在乎閒風則

鬱然自適觀之物無幸不幸皆得襲魏晉之舊然人之有德義者何著常存華疾惟深也能彰顯萬世而見之安知景山不得之況實居耶

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
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巳而遷乎河内
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
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
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韞藉涵泳經籍
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
自謂不更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
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
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
吳子一召見與語竟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

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屈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
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晝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卜
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
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没杯案先
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始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
者中山宜城溢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
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
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
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御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胡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

爲及至政尚簡肅不苛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
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彊惡少
跋宕不逞之民草薙而獸逐之至斷絶乃已於是距吴
隄閘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正如即其家獄
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
卒繕修宫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頹廢傾僵斬然
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迸
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
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
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

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瘥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冝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之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爲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

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荅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丈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三百户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諱設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秉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鄆公諱遠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喜爲孫也故令爲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爲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篆然屬寓深遠自弱冠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君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禄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

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
尋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閣
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
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
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
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
者輒斥去公上疏力抵其非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聿
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法立公然取息得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
譁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亦遍陵言惠卿

皆典閫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錯得行公言陞
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某事安石不可則後而不行安石違慶曆
某事安石承詔頌爲吕憲憲敷則反之詔用某人安
石憲婦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
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去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
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
郭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亳
州州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罪無虛日盜猶不止仙
曰得賊益衆其可用刺爲兵使具書姦下閭閻以盜發
輒得而不衆止之故曰縣富家爲之囊橐盜自相雇

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捕一人以首則免矣今日官得
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坐藏盜賊遂清靖公在
武昌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賦詠吏民安樂之
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文河湟
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後淮
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蘇
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
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一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
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然事對稱旨面賜三品
服未幾試禮部侍郎又昌府歷毘陵徙鎮南遷朝奉大
夫又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豐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
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士事
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贓
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
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
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
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
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
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
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

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
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
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
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
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　又請分詩賦經義
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寬省官之
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
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
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
行及陝府閿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元年二月二日